猶及錄 一
共三

猶及錄卷一

乙未十月初七日延和門行常忝時 上候日漸添加是日
以痰候中 諺語有 殿座之命自內御[illegible]還寢殿座之
命而 上不許及臨門 香祗迎後欲 御寶座而左右扶
侍猶未之能焉是日大臣諸臣亦不敢奏事即爲 還內有
時急回啓判付事而中官從中作奸混同書下急朝事凛
然而寒心者猶是歇後語也是日 上教曰予之今日常忝
雖是痰候中諺語既書備忘故兼欲試予筋力有强之臨門
之擧而及當祗迎後莫辨咫尺此何事也今則雖使予自强
自力萬無强作之道予於昨夏命世孫省檢明禮宮事宮事

非國事比而欲試世孫之裁决者也此雖小事宮府無異况近來大小　祀典必令替攝者予意蓋亦深且遠矣以今日予氣予已决斷于心者有之矣昔　皇兄下教予尚今莊誦予何不身親爲之乎冲子夙成事予至誠决不負予所望矣及予瘢候猶不添加之時代聽機務則豈不好乎予亦可以親見於予亦豈不光鮮乎　上教縷縷不啻累萬言　世孫聞命悚惕不能仰對而退

此是自內所教而爲代聽一初　下教則不可不錄謹依尊賢閣日記而錄之

謹按日記曰一日自　上又教曰予百而思之汝不可不代

聽而予仰聞于 昔年則丁酉聽政之後 慈聖奏于 昔
年曰大小公事小朝必稟大朝而後下故貽勞聖躬無異於
代理之前矣予至今莊誦今予雖使汝聽政小大公事汝欲
裁稟于予則此與丁酉時無異也今予欲使汝省勞者非欲
但依丁酉故事也然則汝之責望益重矣汝其不懈日夕憧
憧之心也 世孫聞 命祗惧不敢以一辭仰對
十一月二十日時原任大臣入侍時 上曰近來神氣益蒲
一張公事亦難酬應如此而為萬機乎言念國事夜不能寢
者久矣沖子知老論少論乎知南人小北乎知國事乎知朝
事乎知兵判誰可為吏判誰可為乎如此而置宗社於何地

昔我 皇兄有世弟可乎左右可乎之教今之時尤不啻
皇兄時矣欲爲二字傳位下教而恐傷冲子之心至於聽政自
有國朝故事卿等之意何如左議政洪麟漢挺身對曰東宫
不必知老論少論不必知吏判兵判至於朝事尤不必知矣
上歔欷久之曰卿等不知予意將奈國事何今不可更言於
卿等無寧使我孫知予心法也遂下自省編警世問答進講
于東宫之命 上還内執 世孫手曰汝勿動於大臣之言
祖依於孫孫依於祖之時有何例套辭讓乎汝則只當遵余
之教遵余之志是汝之孝也 同日夕診筵白 上又有所
下教麟漢奏對又如朝診

二十七日夜鶴林君入侍時　上教于承旨趙載俊曰近日事予之疾候又加一層必是用心之致也左右可乎世弟可予之教至今莊誦矣若非　皇兄之恩予豈有今日大臣間予之教固當感泣受　命奉而行之而前後勤懇之教如風過耳俗所謂小兒之言越耳而聽大臣之事誠慨然矣載俊坐處稍遠　上教低微未及仰對　上又曰承宣亦畏大臣乎　上還内後以此筵說誦傳于　世孫

三十日常叅時　上御笠子倚　東宮而坐臚唱未畢還卧枕上曰朝事國事猶是歇後語卿等觀之予氣可以知於此一事仍又下教曰自古有例之事今日予斷而行之予之前

後之教若何而卿等聞若不聞如風過耳卿等之視八十人
君何其迫切之甚也予有所思之事故先諭于卿等今日吏
可持難乎諸大臣未及仰對麟漢從諸大臣後進前伏曰此
何教也是豈臣子奉承之事乎寧伏鈇鉞之誅決不敢奉行
也諸大臣以次仰奏訖麟漢又曰今日奉此下教出閤外則
其可曰有臣分乎　殿下躬親萬機少無留滯何為而有此
過中之教耶臣宗不忍仰聞矣　上曰卿等之事奇恠矣
上又曰方欲命書傳教卿等勿退可也　上命承宣進前書
傳教曰不緊公事入于　東宮達下而如琑拙時急公事予
與世孫相議為之稍待數日觀其手熟當有加於此之下教

矣時橓漢遮坐承宣之前不但使承宣不得書亦使不得聞
上教之如何是以承宣抽管以俟傳教之命書而橓漢又以
不必如是下教之意高拜仰奏　上教承宣曰所書傳教讀
之　聖意以為俄者呼書之傳教已為書之故也橓漢又曰
不敢聞之教為臣子者誰敢讀之乎時　東宮侍坐謂橓漢
曰此事非可參涉之事而事勢迫隘當上疏辭避雖使書數
字搨教以用余陳疏之路橓漢不答顧見承宣揮手而止之
承旨李命彬遂不得書出傳教　上又曰廵監付標一付之
中官之手安知無啚免之弊乎領議政韓翼謩曰　聖明在上
此輩不足憂也　上曰公事酬應之自內習行多有古例予

亦嘗爲之此則與代理聽政大不同矣猺漢曰旣已自內爲之爲教則非臣等所可知也　上閉戶曰卿等速退仍以承傳色下巡監軍入東宮之教

二十日入侍朴相集以史官主記事而相集日記中　上教所擧　皇兄下教猺漢三不必知之説皆不錄　王世孫令入相集日記讀奏訖下詢于諸史官及記事官成鼎鎭〻〻曰臣以下番入侍其日　聖教懇惻諄複而大臣以三不必知等説仰對臣則聞之矣　令曰其日　聖教有曰世弟可乎左右可乎　皇兄此教予令莊誦之時予侍側承聞而惟意不書非矣仍令改修以入相集諉以不

聞推托不改至于十餘次至以所聞只是如此不敢强爲
書納爲言
三十日常參入侍時傳曰廵監軍東宮点下卽三百年古事
而昔年肅廟朝 眼候時依 崇陵古事中官付摽今用此例與
代理聽政太不相近雖席前付摽 下教聽瑩故問首望而
誤以付摽副望此猶若此中官或以渠意用事則関係與首
故靜而思之欲復旧例而下教此若昔年 皇兄所教其時
问世弟可乎左右可乎尚今嗚咽古例班班則俄者不緊公
事今日達下此若諸聽其事可也故予雖下教此則大異於
此其何張大乎聞此心動氣下十層附子加入之命此也特

寢不緊公事達下之教而此教依例擧行以我孫手点下可乎以閹竪手付標可乎此胥壞也黑白也一何劫勳　傳曰今番下教非代理聽政也即三百年古例則一何劫勳乎領相其亘退爲以入而莫知去處此果相臣乎此萬〻料表也領相韓翼謩亟施不叙之典時原任若不覺悟當詣旧邸駕轎待令以承傳色口傳下教曰曽有巡監軍入東宮受点之例巡監軍入東宮依例受点吏批則中官稟奏于　大殿受点于　東宮該房知悉

時　上意已决大寶啓字皆命移置東宮　上教曰三四下而曰猗漢游辭刀沮事竟不行盖前月七日還内後下教外

廷之所未知而獜漢則知之及至是日大計已决獜漢猶復一例周遮猶恐或成坐次居諸相之後而争覆必先出納乃承宣之職而指揮惟意入則漫漶彌縫出則秘諱掩覆至於機務之自内晉勞便同代攝而 傳教未下國人不知 聖上之辭不敢當者誠以 授受大事不可以不光明故也獜漢之敢以非臣等所知爲奏者語既不敬意亦叵測其情慝謀彰著不可掩矣

十二月初一日以承傳色口傳下教曰此非落點而代點也冲子若有陳章之事當有二字 傳位之教政院知悉

初三日司直徐命善上疏伏以云云 惟我聖上臨御已五十

載勤勞如一日民國之憂殆不恤於宵旰機務之煩或有防
於頤養纘先朝之故事有今日之下教惟此代勞之舉亶出
為國之意而其至誠惻怛之教有足以感神明而孚豚魚為
今日大臣者固宜詳審其言慎重其事使國体增重 睿心
小安而臣伏聞前月二十日入侍時左議政洪麟漢敢以東
宮不必知之說肆然陳達於前席云謂儲君不能則當作何
如人耶亞聖敬君之義雖難責之於此人而其無嚴放恣則
極矣常恭時前領相韓翼謩左右無足憂之說又何為而妄
發也身居首相之位質言閹竪之事古之大臣亦有是否伊
時所奏〻自內為之臣不爭執之說尤萬〻驚駭今此聖教

在國家為何許大事而秘之於宮闈之內行之於深嚴之中萬姓不得知八方不得聞則其曰國有人乎嗚呼 殿下今日之舉明正磊落卓越千古誠心懇惻之旨藹然於辭教之間而噫戕忝俱瞻者看作虛文假飾全以彌縫為事使 殿下之苦心至德黙以不章豈不痛哉諸葛亮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為一体小事猶然況此莫重莫大之事乎其言雖出於無識其事宗歸於不忠國事如此大臣又如此而側聽屢日三司之地無敢言之人臣不勝痛哭太息之至手自封章躬詣闕下齋心虔誠仰瀆崇聽伏乞 聖明赫然振發誕降明命亟正大臣之罪使國家大事務歸尊重之地云云以齋戒

留院 傳曰承旨持徐命善上疏入侍與徐命善同入命善
持疏入侍進前伏 上命命善讀疏命善讀之 上遽曰是
矣〻〻如是者果矣讀至 東宮不必知之句 上曰嚮予
聞此奏時予心亦以謂如何矣命善曰為臣子者敢為此言
乎讀未半 上曰直哉又叩闕 教曰然矣〻〻 上問自內為
之臣不爭孰是誰之言也命善對曰洪麟漢言也讀訖命善曰
今世之人誰肯見忤於臣室者而臣若不言是負 殿下也
仍拜淚俱發 上曰聞其流涕可見其慷慨亘中矣予謂命善
為人柔善今日作此樹立賢哉仍命大臣臺諫入侍領中樞
府事金相福曰伊日筵說臣則未聞徐命善必有所從聞之

處矣 上問命善々對曰臣聞宮官之言 東宮欲以此
陳疏未及上徹云矣 上命入 王世孫疏讀奏 上曰果
然有此語矣大司憲宋瑩中曰不必知云々與臣曾在玉署
時所奏色目不必留着 聖心之語相似臣則不知其爲非
矣 上問瑩中曰徐命善疏是耶非耶瑩中對曰以臣所見
深文也相福對模糊遂命瑩中及翼謩獜漢并刊去仕版相福罷
職不叙 是日獜漢聞徐命善疏未呈政院卽爲迸出城外
來納命召

明義錄斷曰當是時也代聽之大策已决而代聽之成命
未降諸逆之百計沮敗者其勢於是乎益急而其爲計又

不止於沮敗代聽而已危亡之機迫在呼吸官僚之洪國榮拚死生一明凶逆情狀其計雖決而地嫌矣只促禍耳徐命善乃能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卒之一言仰契不數日而大策亟定以永鞏我四百年丕基若命善真古所謂危忠也其功又何如也觀乎宋瑩中之強引不當之言為獜漢分孫至以深文斥命善則賊勢鴟張可知也嚮非先大王日月之明則命善之為凶徒所魚肉久矣噫國家其有今日乎

傳曰徐命善予知久矣無一毫傷人之心今者此舉予則曰決知其斷斷血衷特召諸原任視若尋常不知本事一原任

掩護中官所奏寒心初既刼於政院模糊而入豈元良侍坐
掩護閹豎乎非大臣體判府事李溵特施不叙之典領府事
金相福初以模糊聞都憲宋瑩中之言臣心亦然云而苟且與
李溵同、律以勵依違之習領敦寧金陽澤莫知其數心之
召曷勝慨然特解見任嗚呼今予下教豈一人任偃便而然
乎斷斷苦心欲防禦于此故非特苟且語皆為駭而然嗚呼
一宰臣滿腔有此擧嗚呼予惟知其為善今此樹立予果莫
能知亦非道聽道說聞冲子陳章慷慨亘中而說不負其君
亦不負其元嗚呼暮年見一直臣特為加資嘉義都憲予知此
人故於今特除今見其亦平人頃者所奏何襯着於今日若

是駭然壞都憲之職令人代差丞施前職之典許多臺選近習嫉妒予自代差此等嫉妒無狀耳目雖清河負其勢一並施以不叙之典兩司既空予當躬行身爲輔相亦以承候爲能予不覺自差然若此故莫重下教如風過耳何者此言亦由弥縫之意然此等輔相雖千萬何恃前領相韓翼謩左相洪鱗漢丞施刊版之典近者閹竪輩如無作俑之習漢之十常侍唐之田令孜將復生於今予雖衰太阿在手其豈受制於此輩乎嗚呼世道若此八十三歲君何月何日何時能聞慷慨直言乎俯仰(回臥起)長歎此心何喻知予心者其惟高高彼蒼乎一聲慷慨只欲睡也夫

初四日備忘記所重若何而瑩中漫漶欲免其心萬〻猶
夜而思之處分輕矣亟施刊版之典　傳曰領府事金尚喆
爲領相判府事李思觀爲左相　今日入侍時傳曰八十三
歲今番機因萬古初也巡監軍下教誤以聽政一場勖勱冲
子莫知亦動而來聞領相所奏諸書堂搆草聞所奏曰尋章
庶可以有助而以此添故章中予亟爲其助而添書反爲師
傅之大案間其章於此一場勖勱予意莫定冲子何敢定心
其張寫孫數行之間無一做錯即予因宋太祖爲太宗言此
言誠料表凡成若此予心忻喜若此故及此時其欲述之予
言曷勝有孫若此予何用心昨日徐命善章噫知其人熟矣

予於此人百人曰攕閒以曾母之賢其猶投杼予則曰必為
穩睡承旨奏曰章中有重大之事云此予不能無動心卽召
令讀予心泰然何則是誰之孫是誰之子是誰之弟朝鮮咸
曰亂世中二人予則決不信矣況其父又是樹立昨日徐命
善斷〻忠心滿腔其血嗚呼今日予心其皆若此予將高枕
以何心為此有何嫌此章乎決無是理〻〻〻 兩款事聯着
其不若此今將作若何人況聞傳說見元良章乎則曰滿腔
溫血旣已褒嘉今何復喻予啞者此其中同為入侍曰以奚
知何也未稍聞一語果若予心為孫繼此八十三歲此等大
臣予何恃也可笑都憲特召兩司所聞公言而覽其跡仍登

前席奏語其欲漫漶此等雖大臣父子兄弟來於昨日莫敢
況今日陰陽异路之一國都憲乎此人未知濫而予則曰戇
直故都憲特召意蓋此也昨日以觀滿腔所蘊即猾字都憲
若此餘何足道也特召而來漫漶而去此亦予慷慨亘中者
何問彼蒼八十三歲朝鮮人君恃大臣乎恃耳目乎與推及
此今日吾國曰有大臣之國乎今我翰林大書特書嗚呼此
後只其我所恃者元元噫若此不已日後蕩中民不可恃之
語必將聞於今呼寫畢只知叩闕而慷慨 吏曹判書徐命
膺參判尹得養並三牌不進 傳曰判書猶可也參判亦然
只令飲炯尹得養推考予意今日朝鮮諸二品為前大臣陳

章欲訟冤而然乎若此故忝判若此乎果若此朝鮮其乎㫖
乎良可寒心乎
初五日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李思觀出肅　今日入侍時
傳曰雖學問有為己為人為己則貴為人則賤此人予知熟
矣今番滿腔血忱其血豈冷此人何所求而然耶此忠也百
人皆婀婀為大臣特召下問皆依違而慷慨挺身此忠也能
思乃父乃兄至此〻正孝於家忠於國忠孝兼全即此人故
判書徐宗玉可謂有子嗟哉暮年其亦得臣雖過數日深歎
倍焉昔朱溪君深源之彈一任士弘名登續綱目末編此等
人雖生旌閭猶非過也此等人豈可一例加而止中夜興惟

予自歎然嘉義徐命善此豈報忠是不過超二資今適有窠
宜苟且特授部摠管使中外知得此於依違世界知其忠孝
焉嗚呼三昨擧措不可使聞於孫琉國予則曰朝鮮亡矣將
今下教予表其忠而豐東國今日口傳下批其令謝恩噫不
重則不威予將製下祭文代生祗問遣承旨致祭於故判書
徐宗玉其示末世賢百人之意故判書其靈有知則必飲涕
北望謝也　司直徐命善加資憲
初六日入侍時掌令高益孳李坪獻納李重頡等所懷刊版
人韓翼謩洪麟漢在於俱瞻之位不顧所重敢以不忍知構
無足憂翼等訛捧然陳奏欲爲依違彌縫之計萬萬無嚴不

可刊版而止臣等謂刊版人韓翼謩洪犉漢門外黜送 上
曰既已處分為國體嚴邦憲其何加律不允
初七日傳曰頃者處分時一並參酌故臺臣昨請而雖不允
更思刊版之典太輕韓洪兩相以削黜之典加律下敎若此本啓
即從 備忘記今番後予心憧憧見沖子作為然後心可得
狀聞中有禀請者二三張入于東宮見其答承旨持奏 傳
曰春坊春秋兼帶事分付 王世孫上疏伏以臣即伏見備
忘之下政院以我聖上止慈之仁何為而有此敎也臣誠惶
臆塞莫省所以噫臣雖不肖豈不知我殿下至誠惻怛必欲
試可之意而顧臣年紀尚淺學識未周徒依日月之光忝叨

儲貳之位問寢視膳子職之當然而尚懼不克令者成命乃
関國体當此民憂溢目世道日艱之時非不欲自效其彌之
勞之道而稚騃之見曽下之才實無一分承當之望左右思
量萬々焦迫茲敢略入文字仰瀆崇嚴伏願 聖慈俯循小
子之懇特寢稟請之命焉臣無任云々入啓 答曰省爾之
章嗚呼問予孫知爾祖年乎今八十三嗚呼古來稀年今加
十餘年此建功支撐也非爾祖氣尚旺而然矣然氣蕭時貽
身于席莫知今世所生所食昔諸葛亮猶勝於予嗟哉楊儀
猶聞而然噫祖依於孫々依於祖爾何若是不諒乎爾祖諒
文々之賤也彧反切然後乃知彧雜技之賤者不學亦何能

故三年讀幾時讀書以兒為文章此猶若此況萬機國事乎
若此〻〻其有後時嘆東宮何生民何興惟及此予懷若何
故頃者下教有此萬古所無葛藤今此此教聽政乎代理乎
處置為駭擧自此以後予心安睡能便若有時食亦勝能支
撐今者此聽政乎代理乎雖曰聽政百官無朝恭擧亦曰代
理不過狀聞數技爾何動也〻〻〻國初依此例令承旨稟決
于東宮喜而教曰其可為也今者教正此也予亦有目見此
教予見此處皆莫知誠沓〻予非聖人亦何心其可稱命乎
爾何動師傅皆來莫知辰時酉時顏然而臥聞此奏強起而
來八十三歲是何光景況稟決狀聞何時來若河清爾果奉

承然後夕食可食今夜可睡何心陳章諒予〻〻体予〻〻
此飲小水誠也仍傳曰都承旨持傳　王世孫再跪入啓
答曰見爾再懇旣諭祖依孫〻依祖嗟我朝鮮祖孫相依數
三丈下教一何困予爾祖昨夜善睡今夜困爾其何交睫此
是昏定八十三歲一何受困此依孫受孝何諭諒予〻〻仍
傳曰此批答都承旨持傳　傳曰當諳旧郞仅注安徐呂入
正時世孫隨駕安徐駕轎掩三窓待令　以承傳色口傳下
教曰此則無前例故勤勸有前例而聽政若擧行予當靜處
矣　又下教曰若不受此教則大小公事留院當爲傳位下
教矣　備忘記凡事正名然後言順嗚呼復政後予政若何

昨日下教無前例云為教聽政光明正大前例班〻令該曹
依例知悉然後當酬應内局飲建功　王世孫三孫入啓
答曰有爾三章一何困予〻〻〻於今名正言順東國再安冲
子寔體三百年宗社莫負列朝盛德嗚呼祖孫相依將見臨
堂受朝叅之舉於予萬分幸矣於予可謂榮觀課察庶務莫
敢少忽毋負我三百年宗國仍傳曰都承旨持傳　傳曰才
已妥貼八十三歲將見冲子孝於予萬〻幸矣舊邸下教安
徐　傳曰今番聽政受朝叅以景賢堂為之自此以後體只
比前尊重矣暮年我有孫興初日有異常時次對以尊賢閣
為之　傳曰今番宜有上告下布須教設科之禮明日禮堂

相考禀處

初八日 王世孫四孫入啓 答曰省甭章若干冲子困祖何堪嗚呼復政後幾年贊結其勢利導于一夕状解孫何困祖其果若此水剌何食建功何飲當諭大於此者何等中官勸而若此〻朝鮮十常侍也若思其祖豈忍若此予坐于廳從容後入房小子〻〻閔予〻〻 以承傳色口傳下教曰 世孫若又陳章大小公事留院内局問候勿爲之當減膳矣 王世孫聽政吉日以初十日卯時擧行事礼曺啓下 傳曰一日二日萬機予何躬治古例次對皆付冲子一月望前三對予當爲之一月望後三對冲子爲之以此添書於節目 傳曰今

日我孫心可知相依幾年予當一慰今予心此舉萬古豈有
予喜冐勝大臣力請仰依寶鑑祖孫雖舞賢堂可也何可辭
也而若此則進宴予何為也十五日世孫設小餅而來予當
備小餅而待殿庭奏㸔笛祖孫同食殿中予受者授政院冲
子受者授春坊此亦志喜於此日諸臣咸知所食焉　議政
府聽政節目入啓　允下
初九日傳曰明日世孫受朝參可謂邦慶今夜弛禁明日三
司弛禁
初十日備忘記於今邦慶三代漢唐豈有雖過大何惜况當
局者迷安得盡善正今日準備二人者况曾經輔相為保傅

者乎因徐命善請下教者飭已施特釋給牒二原任亦然皆
給牒叙用憧憧夜待曉諭其果過爭予何受賀令予意雖海
東草木亦知皆春　今日陳賀時御製頒教文王若曰承列
祖之付托五紀臨御加一年問其君之年也既八十且三夙
夜祗懼臨淵復氷憶復政時事五内隕結豈特為身寔為宗
國幾次下教造見葛藤何以泯黙若干下教幸而因斯光明
正大於祖庶有將攝之安於國又有盤石之固每稱祖依孫
孫依祖於孫有喜祖之孝於祖有令托之慶軒懸特設於庭
中冲子受朝於賢堂邦國有百代之安吾民有萬代之慶嗚
呼八十三此擧可洗復政之羞噫我冲子能知為祖之孝令

者邦慶漢唐豈有主鬯得入朝鮮庶幾親製其文先告宗社
猗歟冲子先升堂而朝忝几杖其祖孫升堂而受賀今日此
禮予何辭焉致詞青衿百官加批特命次第雜犯赦宥式遵
舊例嗟我慶雲將凝於堂前萬民咸喜於國中故玆製示咸
須知悉　傳曰噫祖有主鬯孫有慶祖代理之日況奉先乎
十五日冲子展謁太室展拜毓祥宮回來時拜義烈宮孝章
宮而入此乃聽政初回時自彰義宮至闕門捧上言其令持
奏于予　傳曰十五日月食相值世孫動駕再明日爲之
陳賀罷後令曰諸承旨待下令持公事入對　春坊諸臣聯
名上書陳戒　答曰予以否才猥膺代聽之命畏懼方切良

箴又且勤摯 謹當作爲四字之符庸副官僚惓我之意爲
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李思觀聯劄陳戒 答曰顧以否才
體大朝至誠惻怛之意黽勉奉承戒惧尤切頂門之誨適到
此時辭意勤摯欽服三歎其中數件條陳即我大朝五十年
盛德大業也小子之夙夜憧憧庶有一半分仰承之道惟在
於此尤敢不銘心佩服以答規勉之盛意哉仍令曰史官往
諭 今日歲抄前領相韓翼謩前左相洪樂漢敘用 傳曰
大臣雖曰非矣置之豈如是遲滯乎開政催促 吏曹判書
徐命膺參判尹得養三牌不進參議李命植再牌不進 傳
曰三銓官並施刊版之典朴相德爲吏判

十一日聽政慶科文武科親臨爲之
十二日領府事金相福判府事金陽澤李溵吏曹判書朴相
德出肅　王世孫詣太廟後令曰行副司直鄭厚謙脾招入
對　王世孫自太廟展拜于昌德宮毓祥宮義烈宮彰義宮
以置處啟不即擧行吏判喬桐付處郎廳定配吏曹限今
月革兩司皆免爲廢人　今日入對時領議政金尚喆所達
去月二十日筵中下教関係至重至大而伊日記注跡漏書
錄與臣所聞大爲差爽云故臣取見其日記則果爲草率此
雖由於新進生疎之致其在國體決不可置之其時假注書
朴相集拿問處之何如令曰依爲之　令曰下令之下宜乎

趂早擧行而該府之不爲開坐事體所在殊涉未安禁府該堂從重推考　禁府啓目朴相集原情徽裁何如達　令曰此人之當初所爲極爲痛駭詭不喩翰林承聞又果明白是去乙身爲記注欲爲漫漶者關係重大自有當律而旣已改心修呈且新進云特以從輕之意恭酌放送
十五日夜三更月食旣　入對時兩司合所懷李運輔事朴盛源事令曰今當初政仰體　大朝盛德不從　大司諫蔡弘履所懷事君以直臣子當然之道也文學宋載中書筵奏對極涉無嚴且以居鄕爲托事體分義不可置之臣謂宋載中亟施刊版之典宜矣令曰依爲之　令曰諫長請罷宋載

中雖是糾謬之意書筵酬酢元非外人所可知者雖以本事
論之固有大於此〻則畏縮不敢乃有此嘗試之計以此以
彼難免不職之失姑亦先飭之意大司諫蔡弘履從重推考
令曰聽政朝叅原在外〻兩司不叅人員書入
十七日王世孫上疏請進宴　答曰何因祖〻〻〻何圻封〻〻
〻備忘記領左相免相　王世孫再疏請宴優批以明日
集慶堂庭殿坐受宴事判下　免相傳旨措辭下教安徐
十九日令曰事體自異宮官雖兼〻史顧其職則啓沃之責
也文義箴警宜於書筵政令得失闕於國事各有所當此後
則公事酬應時必有未盡隨處陳規補予不逮事春坊知悉

二十日禮曹參判鄭厚謙再牌不進自上嚴教至有九牌十牌閣卿承牌後已之教而三牌不進 令曰鄭厚謙更爲牌招勿爲呼望 令日都政後吏兵判初度呈辭令曰趙𥌓遞差兵判鄭弘淳給由

二十一日司直沈翔雲上書伏以云云仍伏念臣世受國恩與天無極隕結啚報寸丹耿耿嘗感于大首之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國臣雖微賤義同休戚區區憂國之忱豈敢自後於一匹婦哉曾汪𬊤公叔之家僮也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則夫子称之苟壇場有事效死無人則扞艱敵愾捐肝塗腦是亦臣之素所畜積也夫腹心之害重於肢體朝廷之憂劇於外

患與忠臣志士之所以長慮却顧而太息流涕於平明之世
者也矧當邸下一初之政無一人敢陳緒言以格　睿衷者
臣竊痛心焉即模廣陵南子耳尚且痛哭於市書進三十字
一字言一事臣請以八字爲獻前五字爲先事之戒也後三
字爲切急之務也惟邸下恕其狂而少垂察焉曰黨嗚呼朋
黨之禍人國家厥惟久矣自漢唐以來苟究禍敗因不由是
仰惟睿學高明貫穿前史已往之迹靡所不燭請因宋史
明之宋自仁宗之世始有朋黨之漸而及至王安石用事君
子小人判爲兩道夫安石制行之高與司馬光無異則其始
也未必非同一君子也惟其全用新進排擯老成蠧國病民

終不免小人之歸幸以元祐之治小紆熙豐之禍而衆君子
者又不幸而各立門户遂爲洛蜀朔之分而章蔡之徒乘釁
而起肆其憤毒則宋事遂不可爲耳盖君子之治小人也毎
失之寛使當時早用劉安世之論豈至是哉我朝東西之黨
初不過爲甘陵兩家之私相譏揣而是非一分毫釐千里東
人得志有汝立之変轉而爲南北則北人得志而癸丑之禍
作南人得志而已巳之事出至今追思寒心痛骨爲西人者
實是元祐君子而邪七狼貝自生層階西人之中又有老少
之論是非轉以爲忠逆矣於是彼少論者一得志而爲辛丑
再得志而爲戊申宗社幾至傾覆世道遂成潰裂可勝痛哉

洪惟我大朝殿下五十年苦心惟在破朋滛建皇極至誠所
及豚魚可感乙亥處分之後天討亟擧民志大定為今日臣
子者孰敢不精白仰承以俟傒志之治而時日寖久隄防或
弛苟有面從之徒未盡革心者潛藏睹伺投間抵隙若是則
悖卞將復得志也豈不殆哉此其可戒者一也曰戚嗚呼外
戚之於國家恩義兼備禍福與同然其人未必盡賢者富貴
盈滿足以招殃速災此不必遠求前牒以我朝言之戚里之
家鮮有不敗〻止於家亦云已矣害及於國尚可言哉嗟
乎使竇嬰不為丞相竇武不作大將軍則權勢豈有相埒禍
釁豈有所萌哉有國家者每於戚里授以重任處以當路不

不能如光武以特進朝請待勳戚者故其家不得全保其害至及朝廷豈不危哉此其可戒者二也曰科夫科擧者所以廣得賢之路開衆正之門也一有不正其害甚大惟其人心不古知利而不知義主司懷荒 之憂擧子昧閑節之恥通榜変而爲封彌則雖以楊億之淸名汪應辰之士流及其掌試亦招物色之譏然尙取一時之英才非直自已之私情此蘇軾楊劉之論巧被章氏兩子之所窃而悔懊之意至形於詩什者也苟或徒循私情不顧公議潛相汲引顯有形迹凡醜之餘莫不攘臂而起則此宗爲任樹私黨壞亂朝廷之本可不痛哉此其可戒者三也曰官夫仕官者所以萃一代之

才董庶官之務者也古昔明主之所以愛惜名器杜絶僥倖
也其慮之也深其慎之也至故重華敷納之時必無干進之
士成周立政之日豈有徼寵之人哉苟或人懷希覬之志朝
有傾奪之習嬴豕有躑躅之漸羔羊無委蛇之節則履霜堅
冰勢所必至可不畏哉此其可戒者四也曰讒書曰堲讒說
殄行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夫大舜之朝豈有讒人而
猶且憂之況在後世巧俗日滋苟欲利己不恤傷人故難治
平之時或有讒慝之類則釁孽橫生國事沛顛可不懼哉此
其可戒者五也曰公〻者何純然一出於天理之謂公故公
而後仁未有仁而不公者也比如衡之稱物輕重在彼己何

與焉書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記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凡於賢邪進退之際親疎厚薄之間權度得中無失其平則何患乎朋黨何患乎戚里此今日急務之一也曰明日以恒久故貞明天以健乾故高明明則誠矣誠則明矣比如鑑之照形姸媸自呈物莫逃焉書曰亶聰明作元后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苟於事之情僞言之皷遁鑑別無差靡有疑晦則其為下者莫敢萠濫科倖官之心又何畏乎巧言之孔壬此今日急務之二也曰學(大学)正也名也實與仁字相為表裡此實聖王之極致治道之至要而其本則在乎學學之要又必資乎切

磋講磨之益我 邸下膺質天挺膺德日新志慕三代學淹千古凡厥涵養德性操存此心者憶憶不已邸下之於學其勤如此然其切磋講磨之益則不待師傅賓僚果盡樸直少文而忠乎抑或浮薄無實而佞乎出入書筵之臣果皆沉默畏愼不言温室之樹乎邸下苟能博求眞知實踐之士端良敦重之人置之左右前後以資啓沃而責輔導則庶幾為進學之一助矣此今日急務之三也凡此八者雖若迂遠而陳腐然前五字此則受病之本也後三字此則對症之劑也無病而服藥有病而忌醫均之為失而亦不可以不病不蓄藥此七年之病三年之艾鄒聖所以垂訓也噫噫臣之情私自

來悲苦癃憊擧從官爲出進就之心則旣非自請之志亦慚臣
弟永矣之意臣雖無狀豈忍爲此況自昨年橫被人言斂迹
息形無復世念臣墻壁無依所欲忠者國耳主耳眷眷愚衷
不能自已竊附憂愛願效進言譏謗之來固所甘心惟邸下
裒其誠而矜其愚不以人微而廢其言則臣之一片血忱斷
斷無他者庶冀獲明之俯燭矣云云入達答曰覽書具悉已
參閱矣 備忘記義重沐浴事閔忠運有面商事卿懋雖知
當今討罪之日首揆豈可不參今方坐待而卿須體此渴望
之意卽爲偕入事兼史往諭于領議政 政院達曰領議政
金喆尚依下令來待矣 令日領相入對 令曰刑房承旨

入對　令曰判金吾入對　令曰禁府都事入對春坊因書翔雲
上書徑出　答曰翔雲之指意予已嘿念矣於爾等光鮮爾
等勿辭察職　令曰翔雲之書換及賓僚指意所在明若觀
火則何可以此等之人此等之言有若引義者然相率徑出
字陳書入一並從重推考牌招入直　禁府翔雲拿來因
判義禁三司同為入侍時大司諫李宅鎮副提學李瀰司諫
俞彥倫掌令任濟元持平金翊休校理朴相来尹行修副校
理李佼慶獻納宋文幹正言李商進副修撰呉大益等所連
判府事洪獜漢頃以不必知朝事之説肆然陳達於筵席若
蔑蔑無嚴雖因　大朝廣蕩之恩即蒙收叙之典不可置之

於西樞之任請判府事洪樂漢削奪官爵門外黜送 令曰
當稟于大朝又所達副司直沈翔雲本以先朝之裔改易其
祖決科從官其處事之凶悖為人之傾邪舉世之唾棄而乃者
投進一書指意陰譎叵測請仰稟大朝亟令王府拿鞫嚴問
令曰當稟于大朝大司憲尹養厚等所達假注書朴相集向日
起注之際未免復案至於屢次改修曠日遲延事極駭然請朴
相集削職 令曰依達大司諫李宅鎮等所達前大司憲宋瑩
中向日入侍下詢之際以曾經玉署者時色目等說漫漶為辭極為無
狀請宋瑩中削去仕版 令曰依達
二十二日 傳曰今聞沈翔雲上書萬萬駭憤予何顏拜驪州懸聖

翔雲兄弟與其父歸本宗此可謂毛將焉傅者也令該曹立
后文書交周　倫忘記逆種翔雲令該府嚴訊一次後嚴配
倫忘記政令中竄配以下法令令小朝裁斷　令曰兩日不
叅聽政朝叅是豈臣分之所敢出元在外外諸臺邊遠定配
以正分義以嚴紀綱　定配現告洮履之朴起彔金復休李
普天趙榮弼朴聖恭李敬彬金致顕李献慶黃樟宗樂
令曰名位已定則君臣之大義無所逃矣兩日之無一人進
叅於政聽朝叅者究厥意思不可以時日之稍久置而不論
大義不明故聖教所云宵少之輩接迹而起其在嚴懲討之
義不可尋常處之爲今日北面之臣不叅朝叅寧陷無臣分

之科不敢出脚始端者恐蔑已停之啓也畏首畏尾瞻前顧
後之狀昭不可掩不忝諸始爲先拿問處之捧口招以聞
傳曰分付該府即爲舉行箇箇嚴訊問前發配　禁府都事
南寅老[illegible]罪人沈翔雲栫棘事黑山島出去　副提學李灦
箚子伏以臣於昨夜入對時伏聞睿教屢下於領府事臣金
相福辭教截嚴傍觀惶懍而彼相福蹲仍不出及承恬不知
愧之教然後始乃退去非但國綱逶體蕩壞無餘今日疹遂
又晏然[illegible]入來聽政之後體貌分義與前自別則焉敢肆然
不顧冒登前席佯若以睿教初無関念於進退也三百年紀
綱於相福掃地矣臣謂金相福爲先施以削黜之典以敬君

君臣〻之義云〻入達　答曰非御質直安有此言然彼大臣事不特此也御何足云〻　司直李漼上書伏以云〻嗚呼自有天地生民以來至大至重之事無過於堯舜禹之授受而當時輔翼之臣有若皐夔稷禹之輩一堂吁咈情義交孚而未聞一言及於授受之際者何哉誠以聖人公天下而極天理之正合人事之宜無容以言議爲也洪惟我大朝臨御已踰五紀聖筭彌隆九耋睟人志氣雖不豐血氣而俱衰一日萬機終不免有待於攝養况我邸下睿質天成溫文日就仁孝誠敬夙著今聞以我大朝嘉悅之睟心必欲使之攝聽機務少紓宵旰此固臣民之所同願而以我邸下養志

之誠固安得辭其責也此誠達天地而不悖之大經大義也爲今日臣子者承聞　聖教只可仰陳敬謹之意而已豈敢以他說贅陳而伊日洪獜漢位在大臣敢以不忍知之說肆然發之於　聖教懇惻之下者已極駭悪況伊後傳教承宣李命彬之所當奉書者揮手止之者又何其顚錯惑乱之至此也惜乎其徒知事体之至重莫念義理之至正自不覺其陷此大戾也乍黜旋叙宜有司直之論而歷日未聞臣竊訝之今日三司合達可見一端公議而猶未蒙準許是雖出於我大朝至仁至慈之聖意而論其負犯豈可例付西樞便同微眚細瑕之薄勘旋收者哉臣謂仰稟大朝亟從三司之請爲臣

又窃有駭憤者沈翔雲天地間一罪人也渠以亂倫之人窃
科叨榮已是世道之大變而此猶不足又懷不逞之志投進
一書措意巧譎殆有所不忍正視者刑訊屛裔處分雖嚴其
在小人勿用之義不可不究極其情矣正當律也云云入達
答曰卿大朝委毗之臣也詳此書陳可謂不孤聖簡也大臣
事自上斬先出於原情之聖意今不更賠似無甚傷至於翔
雲既未正典刑者恐有欠於　聖朝正倫明理之治予欲一
陳於大朝矣
二十三日傳曰初則顧瞻今又非時昨日合辭諸臣施以削
職之典　傳曰翔雲上書不可不謄諸記註勿書朝紙勿為

須布　傳曰噫祖孫相依其宜以逸遺孫沈翔雲蒙尚儉儆
面者也其宜嚴問而聽政初光景若何況運官尚儉益昌節
子搜問幾家其亡餘波釀成戊申今其孫翔雲於聽政初兆
抬職不過軍職則列書黨名甘心舊習即此一事於渠斷案
予意深矣下教若何於渠宜自裁而甘心乾島此司馬昭心
也范質詩猶蘧蒢戚施況此乎不可不嚴問正法問目書下
令該府即為設鞠嚴問以書下問目即為刑推結案以奏
執義申應顯上書伏以云云伏惟我邸下春秋鼎盛睿知高
明主鬯震宮已多年所而我大朝以大堯倦勤之岭法重華
命攝之舉則其光明正大俟百世不惑者為如何哉而為今

日臣子者誰敢有一毫如何之意而彼相臣洪獜漢乃敢以三不必知之說挺身陳達於筵席嘻噫此何心腸其所謂不必知者謂邸下方在冲齡而有不足知歟謂膚学未就而有不及知歟抑謂國家事初非邸下之所不知歟以邸下而不必知國家事則誰當知之乎究其心迹誠不可測彼相臣者親居肺腑最蒙國恩不思報效敢生不滿之心欲沮戱國家大計豈不痛哉爲今日臣子者固當臚列罪狀嚴其請討卽秉彛之良心臣分之當然而惟彼相臣勢席父兄權傾人主威焰所加莫敢歧貳以扶護餘論便作義理寧甘得罪於國家不敢違拂於權門猶恐不爛熳同歸是以大朝命書代理

傳教而大臣揮手止之則承旨不敢書大朝俯詢宰臣之疏則都憲謂之深文而原任亦爲和同以此觀之承旨只知有相臣而不知有國家都憲與原任只知有相臣而不知有國家義理之晦塞極矣人心之陷溺甚矣然而懲討不擧國是未定至於沈翔雲而極矣其全篇語意凶弄陰譎包藏狄心顯斥賓僚不言渥室樹等語指意所在萬〻叵測此莫非窩窟未破根柢盤結亂承躑躅將無止息之日矣他日之憂豈可勝言哉臣謂相臣負國之罪不可不明正典刑其餘附從扶護者亦爲次第鋤治各施當律斷不可已也云〻入達

答曰判府事不必知之遽奏豈曰無哉其心寔出於謹畏事

面之重未諒義理之嚴而然也予所謂大臣當日之事謂之
失言則可也論以無嚴則寔非本情云者良以此也書中云
〻莫或過中之甚乎至於承言之不敢書坐處稍遠未能承
聆予所目覩也尤何必深非哉噫世道之陷溺久矣言出司
直不顧所言之當否先覘上意之如何爲今痼弊原任與都
憲伊日之奏或不坐是歟是非既區處分孔昭到今更事攻
擊殊非已甚之戒況且大朝五十年盛德大業惟是全保世
臣陶成蕩平之化則此豈非予中人所可仰法者耶昨今以
來始職軍御之章塡咽公車此非我大朝全保世臣之本意
世予庸憂嘆爲之繞榻爾其勿辭察職　傳曰問目雖書

下其意不專在於公然現能誰循例遲晩勿捧而其心所在
簡〻嚴問僴直招然後捧結案
二十四日令曰亟[illegible]申應顯還給上書入之　令曰申應顯
之批以悉予意而今覽避嫌之書其所条列頗露圭角未知
培臣之意果出於天地之公歟予則曰大朝所以付托予小
子者欲使予小子仰承蕩〻平〻之化與大小臣工偕躋大
公至正之域也其在仰答明命之道凡所以[illegible]徹杜漸者尤
無所不容其極蹈六辟不道羅織簿勘不足以糾其言之過當前執
義申應顯罷職不敘　禁府申目李敬彬等原情徵裁何如
達　令曰李敬彬段以桂坊初登講席盛陳義理之分是去

乙意或謂言與逆同是如予不叅朝叅究厥乙賜義耶理耶
供辭中實合首勘云者臣是道(自)是遣黃樟李普天段遊辭漫
漶之狀昭不可掩沈㾕之段供辭混淪辭令當信並依昨日
下令發配朴聖求段情理似然分揀金致顯段忠州距京洽
滿三月則初七日除拜不及十日朝叅理勢固然分叱不喩
此人以故相之子非等閑臣子之比寧欺於此人豈予先自
疑之予特以惟輕之典分揀放送　禁府沈翔雲拿來因
傳曰下教若何而若是遲滯(拿來遲滯)當該都事汰去　傳曰罪
人若結案勿爲加刑卽爲入來　傳曰聞其逢晚予欲無言
也不忠不孝於渠準備者嚴治一黨之時敢以条列黨目自

犯不道其亦當律而援法之規究其心并其法予則曰於渠
亦莫知當律也此亦漫說話嗚呼暮年祖依於孫〻依於祖
夙夜思誠卽此也邵康節儀者既論數条故然也更思推鞫
時勔勦召承宣下教以聞邑除云噫雅翔雲妻自今光景已
諭左相令聞緒業豈特妻也又有祖母與母也予於此等處
心先動矣特妻孥然此猶一事嗚呼海東朝鮮只有祖孫尚
無嗣屬每讀邵康節吉人爲善惟日不足之語八字爲三字
以付非特此也嗚呼無前邦慶荐疊之時彼翔雲自南來乎
自北來乎非言者非亦言作此萬〻叵測之擧乎敎之無赦
皆爲此人單倫者當此邦慶冲子聽政之時有此擧此非柱

問其事亦戮也殺戮同施豈夜中石承宣之意乎 傳曰彼
猶若此況此乎渠雖自感何畏於以刃刺人也晝夜深誠者
聽政初頭其何自爲昔聞故相所奏晝夜深誠者予此忍爲
耶雖在故月聞事一下教之然後其祖母自在死同牖之其
妻與弟莫知何境與罹于此予心先酸邦慶若此之時何忍
爲此舉乎寧受歌法之譏何以爲宗國忍此殘忍之舉乎此
下教予雖學淺豈有善入隨後命捧結案予意在此於法不
襯着予心亦如此雖然自辛丑亂本益昌到今若此祖孫同
罪也益昌已故今無可論翔雲益與弟里山島終身爲民不
齒士類嗚呼今予此舉若快一正法殺戮人混殺其戮人乎傳

猶若此況殺手蒼〻照心今者此教爲冲子祈永　傳曰才
勝德古入既云可謂翔雲兄弟難兄難弟待開門倍道押付
傳曰下教雖如此兩日嘿〻而去若此而其何爲鞫無國法
判相今日入侍兩司並施削職之典
二十五日副提學李秉謨上書請還收沈翔雲酌處之命仍
令王府更加嚴鞫　答曰職在論思有執法之請予庸嘉尚
翔雲特貸一律寔出於好生之聖意今何更煩　玉堂聯劄
請翔雲更鞫　答曰已諭於副學之批矣　大司諫沈晶之
獨上書掌令蔡挺夏申昕持平李謙運等聯名上書並請翔
雲更鞫同　答曰酌處之命出於好生聖意今何更瀆宸聽

手。副應教洪國榮上書伏以臣與判府事洪麟漢同姓之親而十寸族祖也方今三司齊發辭[illegible]極嚴顧臣私義不敢隨叅於諸臣之次有若他人者然茲於召牌之下未免違傲之〻臣於乞免之章不敢有言而嗚呼大朝以至慈至[illegible]之德付邸下以三百年宗社之重邸下今日之急務莫先於仰体大朝五十年調劑之苦心而夫何近日以來風色轉激公車填盈或有過中而未暇裁擇者若此不已則以洎無期寧靜無時噫八域含生所以仰戴者惟大朝與邸下凡有血氣之屬豈有他哉若使今日臣子倘有其罪則[illegible]訓可也若使今日言者或過其情則審諒恆矣況當邸下一初之政務盡至

公至臣之道豈可有一毫未盡之嘆哉臣以多年講讀之蹤猥蒙知遇之眷每登胄筵區區所仰達者實不出於全保世臣鎮安世道伏想邸下亦有以記有之矣臣之斷斷赤忱乃為國也非為私也適當論思之任不為邸下更達一言臣之孤負之罪何以逃哉茲敢披瀝衷曲伏願邸下垂察焉云云入達　答曰予知遇於爾契合於爾者自書筵矣箴警與贊益者何莫非知遇而契合也然予之稱爾者別有在焉感爾誠意不作表襮至於全保世臣鎮安世道不特時務之節要予欲書紳以此用作時措之資可書中引義過矣爾其勿辭從違察職　次對入侍時大司憲李溎所啓庶民衆人沈溺

雲本以悖倫妖邪之類投進一書於小朝聽政之初指意叵
測國人齊憤王府再訊之下情節未究而遽下酌處之命如
此宵小不逞之徒不施典刑則無以戢奸邪而杜後患請還
寢黑山島庶民罪人沈翔雲酌處之命更令王府嚴鞫得情
快正王法　上曰今者所請殆体則然昨夜處分今朝下教
非為翔雲如今邦慶為冲子祈永之道不允　三司合達法
排漢事停達
二十六日令曰不參聽政朝參諸殆情勢之似然者或有參
酌之事則沈癈之之借不可謂之無據前都憲沈癈之放送
令曰洪奉朝賀入對事史官往諭　備忘記有面諭事且今慈

催欠寧待卿入來議定湯劑卿須体予此意即爲偕入事史
官更諭于洪奉朝賀〻　令曰洪奉朝賀入對
二十八日禁府申目朴起永李敏慶等原情徵裁何如達付
過放送金復休段依下令發配來樂段分揀趙榮彌段以趙
鎮衡之窠誤入現告放送
二十九日傳曰今聞所奏兵判許遁礼判徐命善爲兵判
副提學李秉鼎所達翔雲之特貸一律雖出於我大朝好生
之德而並與栫棘之還寢近日培達與李廸輔朴盛源列書
並錄实情已極駭然况混入於諸庶民蕩滌之中乎仰稟大
朝依前傳教栫棘恐不可已也　令曰所奏誠是當仰稟于

大朝矣 傳曰衆人沈翔雲依初下教舉行 令曰訓將李章吾罷職 傳曰訓將萬〻可駭削職 傳曰令同罪於他日訓將下教安徐 令曰訓將越捧三等 大司諫沈晶之所達訓錬大將李章吾下詢之下（下詢以近不習陣之由章吾漫漶為對故也）所對極涉漫漶揆以事体誠為未安不可尙循越捧而已請訓錬大將李章吾罷職 令曰依達（尋卽仍任） 令曰宋瑩中原犯不輕乍罷旋仍原傳旨中付摽

丙申正月初一日 王世孫展謁于 太廟昌德宮徽寧殿展拜于毓祥宮孝章廟懿昭廟還宮陳賀 陳賀頒教文

王世孫若曰予以菲才猥承代聽之命識有所未逮思有所未周夙夜憂惧如履淵冰若無諸大夫之左右前後則予冲子其何以獨運乎哉嗚呼方今之弊不一而足而以言乎大者則玩愒度日而紀綱不立澆漓成習而風俗不正振紀樹綱移風易俗除非一日之所可能也然而發號施令思有以立紀綱正風俗者則當今之至務也至若山林卽衛道之本而招延之禮或曠朋黨為亡國之兆而偏詖之習未已科試所以作成多士而反啓僥倖之門銓選所以揀拔人才而多循顏私之舊戎政疎而陰雨無備財用匱而經費不繼為守令者剝割是事而無漢吏之良在言路者詆訐是尚而乏

王臣之謇民生日瘁何以依保之文風日瘠何以振作之貪
婪摶甚而未見一人之抵法苞苴公行而不聞四維之爲言
凡所數者其皆是壹蠹國害政之本欲求治國之制宜先振
刷之道方當一初之會又值三元之日藉宣文告誕敷心腹
咨我大小卿士咸体此意其濟國事
初二日修撰李秉模上書伏以云云惟予使有如故宰臣尹
心衡者在豈不矜式予士林而維持其萬一噫彼宰臣居家
而有清儉之操立朝而秉義理之正鹿衣糲飯沒齒予桑戶
繩樞之下而視抒冕不啻爲弊屣流風餘韻至今耀人耳目
此臣所以恨不並時心竊歎賞者也其子養厚蔭藉名父位

躋宰列世稱清官要職莫不平步而究攬在渠之道固當飭躬勵操激濁揚清以守其父之緒餘而今乃一反其道父以清儉而子以貪侈父以義理而子以勢利勢之所歸朝東暮西利之所在左鑽右刺奸細之情側媚之態有不忍正視而至若柳志養之頃年一疏具庠黌之向日綢繆或始涉而終負或先密而後疎改頭換面婢膝奴顏殆乎千億化身出而入人家主張時論一國讀傳十目難掩則自知見棄於公議乃作陰護名類之說厭然掩惡遊辭取容臣固不知所營者何事所與者幾人而除非一種嗜利無恥之徒則名為士夫顧安肯同流合污於其間哉然遂俗易欺少慧濟信而計讒斷

爵位愈顯噫嘻痛哉從古小人之迹如出一手其自爲地則
誠巧矣奈國家世道何哉嗚呼賢邪進退實關有國之興亡
在上之人亦豈不知賢之可進邪之可退而惟彼小人深於
謀身希覬窺伺投間抵隙利在大臣則附大臣利在戚里則
附戚里利在敵國則附敵國惟利是趨罔忽莫測於是乎變
乱其黑白顚到其是非必使人〻泪其善〻惡〻然後肆行
奇臆禍人家國而渠之爵祿則自在安亭每讀前史未嘗不
扼腕太息於淪〻之輙而不幸於臣身親見其人也嗚呼君
親一也孝於親者必忠於君今蘇養厚則極其賢父之志事
一切置諸笆籬邊徒席餘麻攫取厚利不復知世間羞恥事

則臨江名亭之放恣移搆買郭良田之爛熳畜占在渠猶屬
細故臣不欲索言以傷忠厚之風也噫人之無良至於此極
而尚可曰姑且恕其忘父乃更責以忠君耶若使此人一
日在朝則有一日之憂二日在朝則有二日之憂終爲國家心
腹之患將不知何樣機關出於何地思之及此寧不凜然傳
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又曰惟仁人放流不與同中國伏
願邸下深軫世道之憂明示好惡之正亟令有司快施屛裔
之典使朝野人之洞知小人勿用之意然後益懋典學益勤
庶政嚴堤坊而申明義理禮儒賢而講求治謨云云目下急
務斯其爲最始不更及他事而副司直洪良漢以釁勞累之

蹤寅緣附諂濫通清顯物情駭歎久而未已備堂經筵之任一並刋口則其於勵名節重官方之道豈不有光乎云云入達　答曰尹養厚之嗜利無恥知於斬点館職之時所請依施洪良漢事當初筋蔑出自聖意從當仰稟大朝處之尹養厚海南定配　副提學李秉鼎上書陳戒盛陳春秋大義且請以春秋出義題試士於科場　答曰言皆切實予甚嘉之春秋之試場出題事不無所見而當初廢罷既有嚴科場之聖意則事係變更有難擅便議大臣稟處（以難便稟處）今月入侍時大司憲李惟蘐論李迪輔事朴盛源事黃昌仁事停啓（李迪輔疏論鄭厚謙李潭之罪論黑山島曾有鞫問之啓○朴盛源疏請南泰老仲寬論黑山島曾有鞫問之啓）　傳曰前於安無

濟事嘉尚矣今此都憲不負國恩排萬事有此舉庶可謂元
春枯揚生孫可謂不負八十三歲君心幾十年臨御之效庶
可見於此人大司憲李濉特為加資 傳曰今者此舉予豈
夢憶非都憲斷斷忠心使我豈至此自今今八十三歲君光
枉殺無辜之名明朝將於建明門親祭非李濉予何有今日
之處分每於此等事知其人故特除於其人可謂忠也況其
樹立於今日予何羈縻此任特遞都憲為都摠管 傳曰南
絳老事頃者已諭朴盛源伸冤之說其本無據雖不從況今
後不可以逆一字斷其人其今舉國咸知以雪其事此猶若
此況朴盛源乎可謂毛將焉傅朴盛源特放南絳老以執義極論行私之罪初命刑配

(吏判李潭受人指揮恣意更爲親鞫以大逆不道正法)備忘記唐長孫王后聞魏徵直言正衣而賀曰朝家世孫賀致詞頭辭曰忠直在朝固當爲賀云都摠管其令入侍於門　領議政金尚喆所啓洪翔雲雖有庶民蕩滌之教而依初下教既已荐棘則固無可論而翔雲處分時有並與翁舉行之教故翔雲兩翁亦皆爲庶民並赴海島矣日前庶民蕩滌之後(凡在庶民律者一并蕩滌)似當在勿論之中而未及承揄名下教該曹不敢循例舉行云矣　上曰可謂皮之不存自在蕩滌中矣　又所啓南絳老既有雪其事之教復官等節依例舉行之意分付該曹何如　上曰依爲之傳曰門鑰仍留已有下教而亦有自小朝舉行事亦以徽旨

開闢事定式事知悉

初三日常參入侍時大司諫沈晶之執義郭鎭純合啓沈翔

雲事停啓　副提學李秉鼎校理俞漢敬修撰沈豊之

副修撰鄭宇淳所啓俄下傳教臣固知聖意之有在而始啓

之其達其停不可奉承　上教況沈翔雲之負犯關係至重

爲今日臣子者何敢遽然停啓今此擧措雖謂之始闢此而

執義郭鎭純罷職 上曰依啓 又所啓[illegible]

國綱頹弛也請停啓兩司大司諫沈晶之郭鎭純發停啓之

論則擧皆含默無一人立異者及臣等請罪之後始乃蒼黃

進伏欲爲分疏其依違顧瞻之習不可無警請兩司諸臣一

並罷職　上曰依啓

初四日大司諫南玄老執義沈命德司諫柳義養達曰沈翔雲衆狀云云黑山島荐棘衆入沈翔雲仰稟大朝丞令王府嚴鞫得情狀正王法 答曰當稟于大朝處之 司諫柳義養達曰頃日庭試時以三舉子試券之雷同至有拔榜之命其時主文固有其衆請其時主文李福源丞施削職之典答曰主文事関係科試當稟于大朝處之其時命官金尚喆主文李福源取蔡億曾孫羽逵從孫榮毅錫恒孫守元三人而三人試券俱是雷同叅試官徐有寧乃於唱榜三日之後始乃覺其為然上疏自劾則金尚喆上疏引衆請三人拔榜上允之若所謂三舉子即指趙崔等人也 此後金若行上疏極論金尚喆上疏自明事實甚詳

初五日令曰戶判既已親承令旨此後內用雜物非自政院
下教下令者切勿許施永革中官口傳分付之弊如有 特
教則先為舉行仍為禀達事令度支知悉 應教李商岩上
書伏以云云曰昨大朝處分之下凡在瞻聆莫不感激欣聳
而惟彼李廸輔經年瘴海獨未蒙一視之澤其豈無向隅之
歎乎顧今幽枉畢伸罪謫咸宥而惟此人尚在於竄配臣謂
特降 恩宥以示同仁之意云云將任與他自別而御營大
將尹泰淵賦性邪媚行事濫猥特以將家之裔偏蒙朝家拔
擢之恩而不思一分報效之道戎機軍務視若弁髦貪榮牟
利者作能事此則在渠不足深誅而況其蹤迹閃忽惟勢是

趨至於于預朝政妄論通塞其假威市權之罪不一而足此
等負國奸邪之類豈可置之於輦轂之下哉臣謂亟施遠竄
之典使此輩少知懲畏焉云〻八達　令曰予意已悉於大
臣〻〻所達亦如予意若此不已朝家紛波將無安靜之期
未知國家稅駕於何所也其在仰體聖意之道處分不可不
嚴應教李商岩削職原書給之噫我大朝五十年苦心專在
於鎮安調劑則近日風色極其紛紜此非細慮良亦寒心而
似此妄陳之章尤係不得不仰徽者是豈分勞之聖意乎此後
若或不有飭教以致煩聒於　聰之舉則雖欲為言者容
之其奈自犯何批諸臣以此知悉

初六日以宮房所屬之堰藉恐喝於京曺事措辭 下令龍
洞宮次知內侍徒三年定配當該宮任杖配
初七日肅廟四殿毓祥宮當宁徽寧殿中宮殿加上尊號事
定奪 王世孫昌德宮毓祥宮告由擧動時 令回訓將李
章五啓越捧一等
初八日尊號陳賀須教
初九日倫忘記古人云當局者迷豈能盡善此皆於今日為
御等準備者噫予幾年苦心爲昔年弛焉此區摶捬爲幸也
噫卿等幾年心遂此日甚何過爲撕捱既已擇日惟卿等一
倍焉卿等体邦慶[illegible]暈[illegible]予心安[illegible]卽爲謝命事令入直注書

同傳於韓判府事前左相 掛 判府事洪㳟漢偕來史官書啓以為僉臣釁累至重合辭再發嶺海鈇鉞日夕是俟 聖度天大曲加覆庇始薄勘而旋収又勤諭而曲保西樞之見帶自如乃於千萬意外史官傳宣 聖諭藹然於辭命之間臣雙擎九頓感淚被面第臣伊日之罪不待人言臣固自知而一段理外之說有不忍吸〻追提伊後一轉再轉甚至於必欲湛滅而後已者其何敢以已經薄勘而有所自恕而自安者哉云〻敢啓 答曰知道

初十日兵曹判書徐命善上書伏以臣即伏見判中樞府事洪㳟漢書啓則有曰一段理外之說有不忍追提吸〻此指

臣疏而言也未知臣疏有何理外說反復点檢終不能覺得
豈臣執滯之見迷不知變而然耶抑亦當之者别有可下之
端而然耶如有之則洞然昭晰打破臣言可也何必囫圇說
去只以理外之說加諸大臣云尔則其罪不輕顧何敢厭然
自是不知所處乎伏乞亟下司敗治臣誣罔以為妄言者之
戒焉入達 荅曰卿之向日之疏予則以為中理大臣所謂
理外之說予莫曉也豈其時日已久未及徐究之致耶為大
臣慨慷矣卿其勿辭即為進參診筵。今日入侍時令曰卿之
向日筵奏辭未彰意之致况出判之疏 徐命善 其所輕重者意
亦可見昨日懇諭 聖明俯燭予何多誥見卿書啓意多謬

厚倬有古大臣風予之起敬良亦多矣今則大禮當前邦慶
維新此非卿一向在外之時敎示心腹有此慰諭卿其体此
意即爲入城仍令回入對垂春秋往諭于韓判府事
十一月掌令俞㮾柱上書陳戒請庭謁聖外增別科試後皆
講一經節製入格後亦皆講能講者直赴不能者許赴會試
且請即日唱榜則或以五七言短律或以箴銘頌面試他科
則以賦表策面試不能者拔榜停擧十年云云 答曰書中
条陳言甚是矣當留念科講事事係更張議大臣稟處 尊
號慶科以大增廣擇日啓下 令回明朝湛奉賀入對
十三日副提學金夏材上書伏以云云臣伏覩邸下代聽以

來克明克勤抑私恳而抗公道董庶官而修法度推此以往
則丕變之美可指日而待而茍念學究日新事貴有終而窮
瞯　睿質英氣大露間有欠於涵蓄沈深之意辭令或遽不
濟之以寬裕凝靜之方臣恐　睿學理有所未純養有所未
充而然也伏願應務之暇研窮舊學細繹新得以至救其偏
而充其案則萬事無不正矣夫在上之人雖欲勵精圖治未
有獨運而成其務者昔仲由為季氏宰孔子戒之曰先有司
赦小過舉賢才先儒釋之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
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舍此三者而乘
之宰且不可為況於天下國家之大乎是以古之明王勞於

求賢逸於任人視其功過而賞罰之此虞舜所以無爲而治
者也伏願邸下勿以束縛馳驟爲嚴而必軫礼使之道勿以
趍走承順爲恭而必先廉義之重科目之外别求山林隱德
之士致敬盡礼以爲國人之矜式焉嗚呼邸下今日之務莫
急於明大朝之本志以曉當世夫下嚴忠逆是大朝之紀綱
而隄坊ㄖ壞勸懲無貿是大朝之憲章而競躁ㄖ甚此皆
群下不能將順其美代揚休命之致也伏願邸下深鑑此弊
大明黜陟甚或不得自斷者仰禀而行之則聖心悦豫而睿
孝益光云云入達　答曰書中陳規言甚切実皆中予病心
庸嘉尚今甫此職地望相當宗其勿辭察職

十五日傳曰大禮當前鼎席不備判府事李濈爲相 李思
觀陞右相出肅 命時原任大臣九卿六曹參判以上牌招
入侍 儲慶宮同爲追上尊號事 下教
十七日左議政李濈出肅
十九日又以合首敦諭于韓判府事
二十日大司憲朴相老大司諫南玄老等入坮臣入侍以昨
夜傳教有兩司甚便官名可惜之教爲先避嫌措辭下答以
沈翔雲合啓不停嚴教備至 兩司合辭以邃難停啓之意
爲達仍請翔雲嚴鞫得情快正王法 上曰旣諭所謂翔雲
今日可謂孤雛腐鼠亟停勿煩 朴相老又所啓閭家奪入

之禁即我　殿下五十年爲民宲恵也前後飭教不趐申嚴
臣似聞有一軍門或稱以軍門負債假作文券而奪入或托
軍官廳文書廳鑄錢所而買入此固可駭而撤毁六七間家
作爲一區大第亦或有之云其罪有浮於奪入矣亟令該府
嚴査現出依律重繩　上曰令日可謂有始終令京兆詳考
亟施島配之典　朴相老傳旨慶嘉面給馬　漢城府査覈
草記内御營大將尹蓍東家所買入者瓦家爲七十一間草
家三間戸數則爲四戸　傳曰萬古豈有是理不覺歎然御
將尹蓍東先施三等之典初欲海島十分參酌機張縣投畀
三倍道押付　傳曰張志恒爲御將

二十一日漢城府達曰依下令摘奸前後將任家則訓鍊大將李章吾家閭家買入者凡七戶民家爲百三間草家爲三十九間的實云云令曰知道　傳曰尹泰淵事夜中思之萬萬可駭又聞此草記心駭者自恧者無焉君臣誰有輕重而章吾俗所謂妻族也幾年曰無疑之事此人犯焉噫五十年自謂立法者元戎爲此乎不可尋常處之令當坐闕門招集都民決棍三十度授畀喬桐矣　尋又下教決棍安徐喬桐充軍倍道押送　以具善復爲訓鍊將具善復代以李漢膺爲捴戎使　持平李鼎運上書伏以云云朝著之上去一養厚而又有一養厚在焉惟彼李秉鼎本是蔑倫敗家嗜利無

耻之甚者其父之年前所遺掄兄奪官之月是何等人倫之變恠而事由其子累及厥父則渠安敢抗面入世復玷官爵手而恬不知愧愈肆胸臆撑腸拄腹都是禍心聽言觀色終非吉人壽張浮言設施機括勢家權門東附西趍鬼蜮情態倏忽閃鑠十手所指萬目難掩前後清官美職無不傷人害物謟媚虛張而得之者至於副學而極矣窃瞯近日翺翔禁闥希覬榮寵張眉吐氣舉措恠駭噫從古凶邪之賣弄權勢鉗制一世者其本鮮不由於冒居清要漸肆威福之致也今以此人伎倆復叨匪據畢竟病害家國不待智者而較然矣若其居家不義之行臣不欲歷言渠以故相之女婿負其恩愛

反爲仇讎悖戾之行罔有紀極姻婭親戚無不駭惋今當一
新淸明之治不可使如此之類一日在朝也決矣臣謂李秉
鼎淸要之任一並刋改一依尹養厚例亟施屛裔之典斷不
可已也云云八達　荅曰當諭於令旨矣○令曰向日位臣
之論尹養厚辭理且嚴予之所以許聽者知其爲公議也今
見李鼎運之書滿紙張皇乃是勒成之說從前此習予嘗痛
之世道之憂容有極哉李秉鼎之有罪無罪自當有所是非
而隱然歸之於尹養厚一例者有何可執之端耶且夫婦之
間有非他人之所可知今以行路之人質言閨門之事其心
雖出於急拚其迹棄歸於不忍初欲仰稟大朝以請處分方

以調劑之或不如前辭教非常此時凟撓非予本意從當處之李鼎運爲先罷職不敘○大司憲朴相老黄達請沈翔雲北邊遠竄 令曰依違 又所達經明行修是何等題目而向者一相臣申晦以此題目加之於豪騃無識之人搢紳傳笑士林代蓍請洗馬李沖汝去 令曰坮閣既如此當之者勢難蹲踞改差○大司諫南玄老黄達請翔雲停啓兩坮臣沈晶之郭鎭純削黜 令曰依違

二十二日判府事韓翼謩肅命

二十三日令曰既非命官又非考官叅考官之能否何敢論列而外議之如何尤何敢質言於筵席守御係紀綱檢閲柳

備削去仕版○柳偁入對時以爲李秉鼎考試不以公心爲之外間亦多有辭説仰達故有此命副提學金夏材所達李秉鼎之父子持論本自不平而秉鼎向年連劄宗尉鑾道近日章奏亦出巖防臣只見其有功未見其有罪李鼎運乃以不近理之説勒加詬辱況閨門之事宗非外人之所可知者處分令旨之中其迹自歸於不忍之教已洞燭無餘噫一人被論猶屬細故而竊恐自此以後向善者無所勸爲惡者無所懲矣不可不更加嚴處以鎭朝著不靖之習宜矣　令曰所達誠得論思之體予之於副學期以地望者果不誤矣李秉鼎之撑腸掛心云者宗渠自道若此而置而不論不知何

捺機闕出於暗黑之地予之隱憂豈過乎哉况翱翔媒寵之
説以予頻春顧於前副提章奏而然矣此必欲朝廷之意也
所請依施丞施屛斋之典可也○王世孫爲上尊號請太庙
二十五日　王世孫親祭上號後仍詣毓祥宫行禮還宫
大殿中殿上號後陳賀須教
二十七日時原任大臣入侍時　傳曰今予静思一則憶昔
一則追念世孫既爲孝章後來頭孝章將爲章陵凡事爲國深
遠之道其宜預思凡事不重則不威今當禮成後其亦思惟
孝章有號然後宗統正事面宜今者孝章孝純二字宗統自
正乎其欲下問　傳曰既上告下布雖無可疑轉展以思國

之重事若安盤石必也正名予之欲問者非為美謚難測者
世事於章陵有引興献王故事所爭者數次下教予心動焉
惟其時世孫亦若何其在息邪説正宗統之道不若今於邦
慶莫大之時繼之乎此〻亦萬古永固之意此非議謚者孝
章稱孝章承統世子孝純稱孝純承統世子嬪造給竹冊以
為傳後之道正宗統為此之意翔祭兼告由須示八方
二十八日傳曰孝章世子銀印書曰孝章承統世子之印八
字孝純賢嬪銀印書曰孝純承統賢嬪之印八字○判府事
洪鏻漢履偕来史官書啓情地之外賤疾危苦以此情病萬
無起動之望云〻軟啓傳曰知道

三十日　王世孫爲告由詣孝章宮

二月初二日以承統加號須教陳賀

初三日備忘記思其本事三呂過矣判府事洪象漢偕來史官徐安
令曰一拜後幽闕展禮明日當詣垂恩全展拜禮兵房知
悉

初四日王世孫詣垂恩全還宮○令曰還宮時原任大臣入
對事下令○王世孫詣資讓門內俯伏上疏入啓疏曰伏以
殿下之於臣即一天也頂踵毛髮無非賜也罔育生成○莫非德也臣之生年二十
五歲皆得造化涵囿之中者也臣感戴鴻私銘心縷骨惟以

問寢視膳爲區區報答之計矣不料我殿下不知臣不肖不
克負荷乃以一日萬機之繁擧以畀之其事則至嚴至重其
責則至艱至大顧臣愚瞢豈有一分冒當之望瀝血控辭至
再至三而不能得則分義所迫黽勉承膺已數月于茲矣夙
夜祗懼如集于木者乃者 聖上深軫宗統之重永爲根本之
益遂於上冊之後特擧賜號之禮臣且榮且感罔知攸措雖
隕結糜粉何足以仰酬其萬一耶抑臣有私情之萬萬痛迫
者今因事會之發而危衷益激不能自抑欲言而聲先呑欲
書而涕先墜嗚呼此殿下之所以不忍聞小子之所以不忍
言而遂復泯默則是自沮於仁覆之天臣之情事永無可暴

之日也茲敢大声疾呼泣血陳懇惟 殿下哀矜而垂察焉噫壬午處分即我 聖上為宗國不獲已之舉也以大聖之心行達權之道環東土大小臣民孰敢有異議於其間況臣之全保殘喘得至今日者罔非 殿下之洪恩高天厚地泰山河海未足以踰此感激在臣報效之道當信之如四時守之如金石傳之於萬世而無廢也假使壯鬼不逞之徒敢生希覬之心肆發追崇之論而臣乃為其從心吏心妄欲移易義理則寧為殿下之罪人非特為 殿下之罪人亦將為宗社之罪人非特為宗社之罪人亦將為萬古之罪人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廟神灵質之在傍臣焉敢誣也臣焉敢誣也至於喉院日記盡載其時事實無人不知

無人不見〻者傳之聞者議之流布一世塗人耳目臣之私心哀痛殆如窮人之無所歸故也夫閭巷匹庶之有情理悲切者則終身含痛如不欲生臣雖愚頑亦有此一段不泯之心而今乃高臨御極儼對百僚豈不有痛于心豈不有泚乎顙乎若以爲臣之哀痛或有碍於　殿下之處分云爾則此有不然者蓋　殿下之處分卽天理之公也臣之哀痛卽人情之極也處分自處分哀痛自哀痛眞所謂並行而不悖兩存而無傷者也若又以爲無日記則無以徵信處分云爾則此亦有不然者夫國朝典故俱在簡牒金匱石室藏之名山千秋萬代移動不得又安用日記爲也嗚呼日記之存不存在殿下處

分之如何而臣之所以自處者惟有遜避儲位沒身屛處只
以一日三時恭修起居之職而已言之至此不覺腸摧而心
裂籲天而無從也伏乞殿下悲之矜之諒之察之亟收臣聽
政之命仍去臣貳儲之位以全終始慈愛之恩亦不勝大願
臣無任云云○今日時原任大臣入侍時傳曰一自正宗統
之後宗國有泰山磐石之勢雖然今予夙夜心在於宗國嗚
呼今者此擧豈特宗統寔爲沖子靜而思之今者此擧爲宗
國爲沖子其有未盡者何則秘史雖不可議於政院日記輿
僅皆見僅人耳目者嗚呼壬午閏五月日記輿僅見時此予
見甚矣思悼冥冥有知必也歆深豈無恩之意哉秘史既在

何関日記有無若聞此教雖垂恩爲宗国慶今雖若此爲余
若此〻〻〻余將無恨云矣壬午年其時日記今日時原任適
入侍故已下教承旨一人依寶鑑例此亦不過傳後而已與
注書一人同詣彰義門外遮日岩洗草若此則舊事莫知者
雖曰日記無時政記在焉此日記何關若此予心光明於宗
統此事爲垂恩不忍嗚呼因予涼德遺萬古所無之事宗統
之事今者之教可謂兩行不悖况末世人心浮囂雖見日記
更提文字者當以戊申梟獍餘種嚴懲况他日守此後語及
壬午事者當以逆律論咸須聽此者莫犯邦憲○王世孫上
䟽答曰已悉諭更何諭此章與俄教同藏史庫

初六日傳曰洗草日記陳賀今日為之。須教文王若曰云云
嗚呼往事追思每懷文孫之至痛時運不幸此豈予心之樂
為達權式行蓋非獲已茲以宗邦大本之爰定乃有孝章休
号之特加銀章斯煌示統緒之已正楓陛載賀喜基業之永
安國家嗣短章之時進顧寡躬感懷之尤切命此日記之洗盡果
是義理之正大云云李徽之製進 御製諭 王世孫書若
曰嗚呼海東三百年朝鮮八十二歲君甚依二十五歲孫今
日正宗統邦國有泰山磐石之安而且見陳章辭嚴義正可
垂於百世日記洗草式循汝意且聞昨日至上舉措聞者可
以濟治遵國体造室冊故事欲以至孝賜甫、師領相 金尚喆之

言令予感動故雖寢其命豈可泯其跡於來後特以一孝字彰其心於今世表其事於來世雖海東昆虫孰莫知也特為臨殿宣諭俾愛其賀祖孫相依光明正大於今日也嗟我孫体汝祖意夙夜兢兢保我三百年宗社夫予即祚五十二年今八十三歲示諭于二十五歲世孫 諭書令領相書進事特教俄有賜号至孝世孫銀印竹冊令戶工曹設都監造入之教繼書傳旨領相以及仟厥命以安世孫心之意陳達故寢其命而有此諭書製諭之舉

初八日令同红袖奚之過從班紫衣之作挐外官已係宮闈之紀綱至若宦侍騶率之擬於士夫宮府下屬之行恐外邑

无何等變恠從今以後嚴飭所司隨現論罪各道〻臣隨其
聞見先為嚴繩追後所聞事下諭于八道〻臣 仍命啓有此令
初十日王世孫詣永禧殿酌獻禮後還宮
十一日大司諫朴相岳上書請諸軍門留財及庫且請行面
試 答曰諸軍〻門及庫事議于大臣稟處面試事予則曰
徒法不能自行考試以公占科以正會試殿試即一面試乎
由舊章為今急務更安用刱此與前之法以偏待士之禮守
兩司入侍時大司諫朴相岳所達近來世道之乖乱朝象之
渙散人心之陷溺風俗之囂競誠非國家之细憂此豈一人
之故而若言其作俑矣而為臣魁則即其庠是也庠本處氣

所鍾濟以陰譎居家有悖戾之行在官肆淫貪之習而比猶
餘事以其地處不思守分乃敢東西跳踉左右迷亂暗地排
布罔非戕人而害物半生揣摩不出凶國而禍家凡渠罪惡
有不忍汚口而索言若使數年肆其胸臆則未知國家稅駕
於何地而何幸情狀盡露投之有南處分嚴正國人咸快未
幾宥還已是寬典而渠猶不悛舊習計出窮蹙初既見棄巨
室而反自以為有功近又固結凶孽而示自以為有見日夜
綢繆雄唱雌和內而包藏禍心外而虛布聲勢又未知何樣
机関伏在何處則二三其德千億化身猶屬渠家傳之法而
在朝廷折奸萌明好惡之道豈可一日置諸城闉之下哉請

前僉判具庠亟施遠竄之典　令曰公議所在不可靳持依
達竄鍾城
十三日耆耉庭試即日唱榜文武壯元玉圈備繕文壯金相
戊
十四日李漢膺爲禁將李柱國爲摠戎使
十七日右議政李思觀當日卒逝○令曰右相以耆耉大臣
今遽喪逝予甚傷悼應行諸節當依禮文爲之而柩材分
付擇送○令曰宋寧臣冨而之母喪特撤曲宴禮待之意可
以見矣殿講雖與曲宴不同其在從厚之道不可以无例強
行殿講以二十日退之

十九日以徐命善為守禦使仍其共辭特解○李章吾投托
奴孚男訓局伍布搜以鹿皮布賣食訓局記傳錢三萬餘兩
擅出殖利軍兵差代之伍捧賂都庫各種權利全吞家舍踰
制貽害軍民仍令捕廳按治今日結案處絞
二十日增廣監試初試設行○儒生分製講製述沈念祖直
赴殿試
二十一日獻納申大年上書陳勉聖學云云惟彼李敬倫以
故相之子若思其父頃年簽語則固當追述其改革之意益
洗其舊染之汚而自在蔭籍偏側投根已多媚悅躁競之習
而及竊科第野火不盡旧根潛萌締結匪孽日夜翕訛情迹詭

秘心術陰巧傳說喧騰爲世指目乃於昨冬崔趙數人唱募之時揚言于稠座曰（崔趙卽守元羽達輩也）故家得人誠非細事此已見其篤篤放恣而又於喉院呼來數人曰似有致祭吾當進去禮幣須以直緞備待云云渠以今日臣子苟有一分畏忌國法之心安敢以此等說萌於心而發諸口乎赫赫香案之前抵此心而出入其可曰同得秉彝之天乎豈意平蕩之世尚有此一種化外之徒哉此而不懲罰恐滔滔滔天之勢靡有止泊矣臣謂李敬倫亟施流放之典可也且以撫閱趙公鎮以其父載敏循例推恩事論覈請永刊仕版且請主圈人譴罷云云入達　答曰首陳事言甚是矣當留念李敬倫事閣

係堤防當問于大臣處之趙公鎮事雖非此事昨既遞罷今
無可論主圈事依施○執義金樂洙上書請李章吾移配
絶島　答曰所陳依施
二十二日李章吾珍島郡安置○李敬倫事問于大臣後下
令旨削去仕版門外黜送
二十三日令曰易名古也扶植名教振勵風俗関係非細若
贈吏判金昌翕之高標絶俗故叅贊李縡之守道林泉余之
所嘗欽慕其付太常議諡○以洪國榮爲檢詳俄升舍人
二十五日以兵判徐命善爲吏判以李徽之爲兵判○傳曰
頃者武安王兩廟欲令仲子展禮而漠然明日東廟其令仲

禮

二十六日王世孫詣東關王廟展拜後還宮王世孫具甲冑爲初獻兩局大將具甲冑爲亞終獻洪旺榮以訓鍊正爲大祝

二十七日令曰金相翊之因大朝小朝不欲立焉者或以副尉之父可免威罰而然耶抑或不概於今日之朝廷而然耶已爲備職則不可謂之情勢而前後賓對累有嚴教而疊然不參全無敬畏之意究厥意思有不可曉也行副司直金相翊爲先拿問處之

二十八日增廣大科初試設行黃海監司洪述海原情云云令曰以渠所供有難準信既有特教查問則不可擬斷決折

姑先付過放送以待決末○掌令申昕上書請擲佐堂侄李
景爲名者賣文於松都富人出入場屋令捕廳剋期跟捕嚴
刑島配　答曰所陳依施
二十九日金相翊原情云云　令曰其所納招不特漫漶至
於備堂旣曰行公則情勢云云已歸於虛套雖以情勢言之
到今歲久事冷又値新聽政之日旣出之朝廷反急引入有
若斂身者然未知有何失所於攀援而然乎立紀綱正風俗
當自此等人始其可尋常薄罄而已乎況其子之臺啣郎署
一切絶跡究厥處心尤不可知行副司直金相翊鐵山定配
○金相翊南陽定配○獻納李枰上書請還寢洪述海姑先放送

之命更令本道各别嚴查答曰甯之書陳似或出於徵墨之
公論而言不別白頗涉畏首畏尾之嫌良可慨也
三月初一日因李杍避嫌述海事爲先嚴查即爲扶間御史
任希雨拿問處之事下令
初二日　大朝特教以申晦爲左議政李㴤降右相
初三日右議政李㴤出肅。右議政李㴤所啓湖南道臣安兼
濟放未放狀聞中黑山島荐棘罪人李廸輔置之禀秩矣邪
慶稠疊累經大霈伊時同罪者亦家恩宥此則何以爲之乎
上曰特放

初四日今日政藝文應教復古差出鄭履熳俞彥鎬洪國榮
以鄭履熳爲之○夜二更傳曰內局入侍〻〻時桂橘茶前方
中加藿香一錢煎入事下教○左議政申晦出肅拜○禮房承旨持
庚子甲辰日記入對事及諸宮官盡爲入來事及兼輔德兼
弼善兼司書即爲入對事下令○廟社山川祈禱事下令○傳
曰大、王傳于東宮
初五日卯時　大朝殿下昇遐于慶熙宮之集慶堂　王世
孫邸下率百官舉哀○執事錦城尉朴明源昌城尉黃仁點
工曹判書金漢耆副司直鄭厚謙兵曹參議金漢老爲之事
下令○入對時司直金孝大判尹尹東晳副司直金順拉金嘗

永執事一體八分事下令○宮城扈衛○以領議政金尚喆
為院相以左議政申晦為摠護使以一王孫昆彦君䄄為守
陵官內侍李景聃為侍陵官。當日申時襲○禮曹儀注宗親
文武百官斬衰三年衣裳用極麁生布不緝邊屈冠以麻繩
為武及纓中單生布為之。網巾白緣不去金玉圈首絰以麻繩為纓絞帶以生麻為之竹杖宗親從三品都正以上文蔭
武從二品曾經同敦寧副摠管以上堂上則曾經判決事以
上堂下及分下則曾經侍從以上外官則曾經水使以上皆
有杖履則用菅屨公服則生布團領帽帶裹以生布靴用白
皮燕居服則布衣布帶布笠士庶服則與朝士燕居服同而
着白皮鞋凡受孫者妻並有衰期年祭服大小長裙竹釵布

帶白布履士庶之妻白衣裳○禮曹嗣位告由取稟 令曰罔
極之中何聞此草記還給
初六日申時小歛○自是日嗣位庭請政院連達兩司連達玉
堂連劄 答曰罔極之中又聞不忍之聞言崩迫而已卿等
更勿煩言少安予心○殯殿都監堂上趙重晦金漢耆鄭存
謙都廳洪國榮鄭民始○國葬都監堂上蔡濟恭李徽之尹
東暹都廳柳義養徐有防○山陵都監堂上具允鈺金鍾正
李重祜都廳李普溫俞恒柱
初七日御製編次堂上具允明蔡濟恭郎廳洪國榮鄭民始
徐有防李鎮衡○行狀編輯堂上蔡濟恭趙明鼎黃景源鄭

存謙李徽之李福源李亘哲李彌趙璥金鍾秀十一日加啓下洪樂性
鄭尚淳李在協具庠沈頤之金曾鎮吳載純李衍祥金熤
李得臣○是日終日庭請不從
初八日大臣百官請中宮殿閤外請白內勉諭又請 世孫
宮閤外三啓乃請 答曰仰承慈教俯循群情不得已勉從
罔極々々
初九日辰時奉移 靈床于資政殿具侍衛陪從自大臣至
下八皆哭從巳時大斂申時奉下梓宮
初十日辰時成服午時 嗣王殿下具冕服即位于崇政門
頒教文王若曰 皇天崇降鞠凶掩罹巨創小子丕承宝位

勉循輿情 祗率彛章詎安黼座 粤若列聖之垂統庶我
三代之化隆 宗德祖功膺駿命於上帝文謨武烈貽燕翼
於後昆 恭惟大行大王允矣善繼善述 舜聰達四猗歟
萬民之時雍文思兼三辰也八方之風動 念細氊之時履
薄每切寅畏之誠軫彫節之解懸益懋子惠之政勤儉著於
家國宗由一德之昭孝誠通于神明是爲百行之本 揭矜經
尊王之義備享儀於皇壇勉龜疇會極之功囿品物於化域
於休五十載光御爰覩千一運肇四年則邁唐堯之問治億
兆咸戴德既符衛武之戒抑九五日康通來喜懼之心惟祈
萬壽何期遏密之慟遽經一朝納毋金縢未效代躬之祝宣

命玉几永抱挋髯之悲況然嘗藥之屬辰已矣視膳之無日
靰靰在疚正當擗踊蒼苦之時皇皇如求何安陟祔愛室之
禮至痛自難堪思繼初意之深至大位不敢曠虛余年
莫遏 卽體慈旨俯循舊儀嗚呼奉 晨承 嚴旨醒命勉愉萬壽今遵倫序之常經莫遂
位于宗廟門尊王妃金氏升王大妃 三讓 一如 晬緩
衣而捏然疚懷𢡖慽而泣然歔泣念投大遺艱之業若爲
承嘗顧踐位行禮之辰悲孤付托雅瘳幸謹於堂揖昌勝永
忝於羹墻肆宣十行之音庸昭肆赦之典自本月初十日昧
爽雖犯死罪以下咸宥除之於戲在今初服思廣蕩之仁凿
我終切何見廢然之義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大提學李徽之

製進○傳曰寡人思悼世子之子也 先大王爲宗統之重
命予嗣 孝章世子嗚呼前日上章於 先大王者大可見
不貳本之予意也禮雖不可不嚴情亦不可不伸享祀之節
宜用祭以大夫之禮而不可與太廟同至於 惠嬪宮當有
京外貢獻之儀而亦不可與 大妃等其令有司議大臣講
定節目以聞既下此教怙恩不逞之徒藉此而有追崇之論
則嗚呼 先大王遺教在焉當以當律論以告 先大王之
靈威須知悉○惠嬪稱號問議大臣以 惠慶宮定奪○奏請
正使申晦副使鄭昌順書狀李鎭衡爲之○李迪輔朴盛源
今日謝賀別歲抄給牒敍用

命玉几永托指髯之悲況然嘗藥之屬蔑已矣視膳之無日
靰靰在疚正當槐壞處苦之時皇皇如求何安陟祚登寶之
禮至痛自難堪忍紹初意之深至大位不敢曠虛奈群心之
莫遏 卯體慈旨俯循舊儀嗚呼本年三月初十日辛巳卽
位于宗廟門尊王妃金氏升王大妃以嬪金氏升王妃睠綴
衣而想然疚懷隱痛純而泣然欲泣[illegible]
承當顧殘位行禮之辰恐孤付托非[illegible]
爾於羹墻肆宣十行之音庸賜肆赦之典自本月初十日
昧爽以前雜犯死罪以下咸宥除之於戲在今初服思頤蕩之仁前
我終切何見屢幾之義故茲敎示想宜知悉 大提學李徽之

襲承代勞之匪命勉揄葛撥今遵循序之常徑莫遂

十一日以即位時冕旒冠狹小不能用玉堂延請尚方三提調
罷職不爲請罪承旨亦罷職○户判蔡濟恭許遞以具允鈺
除授禮判趙重晦以儀注微錯大臣請罷以蔡濟恭除授○朝
臣肅拜崇政殿西庭爲之事下教
十二日議謚上 大行大王謚曰翼文宣武熙敬顯孝廟號曰
英宗殿號曰孝文孝明孝綏以孝明爲之陵號弘陵仍○謚
狀製述官李徽之誌文製述官金陽澤預差趙明謙謚冊製
述官李福源預差鄭存謙哀冊製述官黃景源預差蔡濟恭
改銘旌書寫官錦城尉宝篆書寫官洪鳳漢預差朴相德誌
文書寫官尹得養預差洪樂性謚冊書寫官李最中預差尹

菁東哀冊書寫官昌城尉預差尹東晳表石大字書寫官金
相福預差金尚喆陰記書寫官尹東暹預差具允鈺○因山
後依庚子年例移御于昌慶宮事及設都監殯殿營建事下
教○王大妃殿以諺書下教曰　大行大王五十年節用愛
民之盛德朝臣百姓孰不知之當此民窮財竭之時奄遭巨
劇祭享諸需凡百供億似多不足罔極之心不能自已和緩
翁主受特別之慈愛當此之時無以酬報國恩所荅　賜予
未嘗虛費其所貯蓄者欲自効於此等之時銀子二千一百
兩今有所獻而又銀子一千一百五十兩嘗予所以留意者
合三千二百五十兩下之付諸該曹以補一分用度因又下

魂殿山陵所用銀兕數十座

十三日擢拜洪國榮爲承旨都廳洪國榮代宋煥億啓下

十六日四學儒生鄭在寬等上疏伏以云云嗚呼 大行大王修擧闕典尤致勤於喪禮命纂喪禮補編一洗千百年之謬亟擧方喪斬衰之制甚盛擧也第方喪絰帶之外又有莖居布帶恐非禮之本意謹按儀禮斬衰三年之制爲父爲君斬衰之絰帶齊衰之布帶其制截然絰帶白絰帶布帶白布帶而變麻服布之說始刱於賈疏之杜撰先正臣宋時烈與門人權尚夏書有云晦翁末年汲汲於通解之役至欲請於朝令則已有上命其可少緩守只恐註解或失以負聖意得

罪斯文寔朱公之禮不可不遵而註解之謬不可不知禮不
衰不見容承衰之深衣承經之絞帶承冠之免便是燕居服
况斬衰者總巾金玉以布帶爲燕居者服則與功緦之服何
別守今此大喪斬衰經帶一遵儀禮而別爲無於禮之布帶
豈不班駁而無義哉在今礼教大明因此將以正數千百年
之成憲則喪衰経制之疑仪註參同之弊循其本而大正亦
無所難矣古者君喪在身則雖有親喪不敢私服服君喪從政
而今則喪經只爲一時所用而已初出布帶以之燕居以之
出入以之終三年則名雖斬衰實則以齊衰之一布帶終三
年也是豈方喪之意乎生員進士不仕之士也是以先正臣

徐敬德初仕未甞命故自(不敍)同於朝臣自稱生員臣當 中廟
喪服有衰三月是則君喪布帶有據焉臣等供見仅註生徒
等與生員進士同稱而儒生之時居齋學而有司之名者
與方外生徒亦自有間今不為上衣下裳三月之制只衣長
衣而帶布帶以為三年之服則同歸於公卿大夫家臣之服
在禮無所考據乞賜處分追成居人之服焉過三月以後則
以白衣冠終三年似合情礼矣且古者布絕有若冠梁有等
以別尊卑無等數故因存金玉俾有別焉而凡於親喪去金
玉禮也則君喪斬衰不去金玉可乎若行古礼則卿大夫在
父喪而服君喪從政者其安於頂金頂玉乎臣等以為一反

古禮許以斬衰從改則金玉之存初非可論雖行起脈之令
而無所拘礙矣云云入啓 答曰寧考成憲在矣爾等退修
學業○傳曰儒疏所陳係是礼節之大者又有 先王朝已
定之制則固不可率爾請改而前席讀疏不下字句又當詢
問金昧訂據既爲疏頭諉以不知至於起脈一款大関倫紀
此非訴期於庠序之士其在崇礼教正士習之道可不益勵
學儒鄭在寬爲先停擧○傳曰今聞副承旨 洪國榮 所奏
大行大王御製編次時裕昆錄顧懷篇令有商量云予亦有商
量者其令閣議時原任大臣以奏
十七日及虞後魂殿以文政殿爲之文政殿即今之徽寧殿

也徽寧殿神位移於安古之講書院事下教○大殿宮人名
色目令革罷事下教○傳曰令番積役仰体 先朝慶恤之
盛德凡係用民之役皆以儲置米會減○藥房入診時加減
心腎湯自明日連為並入事定奪
十八日以從權事賓廳藥房政院三司連為詣學至是日
庭請而至三啓 答曰奉承慈旨不得已勉從尤切悲痛矣
○傳曰庭請班列稀疎亦故有業病外二品以上罷職侍從三
品以上削職吏曹參判權道入罷戰現告以尹得養代之○
特敎以洪國榮兼帯內局副提調
十九日命時原任大臣二品以上政院三司入侍諭以 大

行大王遺教及 慈殿所教有追崇 孝章世子之命當日
議謚上謚曰溫良睿明哲文孝章廟號曰康宗懿宗眞宗以
眞宗爲之陵號曰永陵綏陵端陵以永陵爲之殿號曰永綏
景和延福以延福爲之○傳曰延福殿齋所以延禧門內爲
之○上賢嬪謚曰徽貞賢淑孝純追崇都監合設於国葬都
監事下教○乘恩墓之官減以守奉官二員差出事下教○
傳曰揔護使之任顧不重歟四管領諸都監舉行莫重之事
固非疎忽處也以昨日事言之所薦相地官三人入侍下詢
之下其所奏對專不成樣堪輿家学予亦茫昧而予之所问
亦不能仰對况卑守道已知其尋常地師則初非大臣以此

首擧其他之説然可知其在重事作否誠敬之道不可以大
官而不飭摠護使申晦罷職○傳曰領議政金尚喆爲摠護
使○傳曰卜相以金陽澤爲領議政金尚喆陞左相○以都
承旨敎諭于領叙政金陽澤曰予初枚卜得卿爲相爲國事
甚喜此非卿辭異之時其卽謝命○謝恩領叙政金陽澤須
罪臣金若行上疏留院金尚喆逬出城外○傳曰本事予在
春宮時洞知其顚末而卿之心事 先大王抑亦悉燭者也
當此国事罔涯之時何忍爲出城之計予特俞摠護之任卿
須顧此時勢安卿造朝事史官往諭與之偕來一日之內二
次敎諭而尚喆書啓以情勢難進之意終不入來是以有卜

相之命而李㬢封入。金若行上疏伏以云云臣即 先大王
拂拭陶甄中一物耳曾蔑絲毫之報少答天地之恩而玄宮
已掩萬事都休則古人所謂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
者正道臣今日情勢也況事有關於當先王之誣狀先王之
謹則有不可遑待公除之限玆敢瀝血成文乘符拜進惟
殿下垂察焉臣竊伏惟念帝王孝之不專在於善居喪一節
而已 大行大王以宗社之重臣民之責付之我 殿下一
身則節哀順變 殿下之所當勉也繼志述事 殿下之所
急務也大舜之孝在於德爲聖人武王之孝在於纘緖顯名
此 殿下之所宜體法而思所以正義者也嗚呼今日乃

殿下一初之政而天人向背之幾國家治亂之會則此豈非
我 殿下大揚念大有爲之時乎夫天下萬事莫重於倫常
而君臣之義又倫常之大者也故凡厥亂常悖義干係犯分
者謂之凶逆而君父之讐春秋之法不但有司誅之人人得
以討之朱子之言曰祖宗之讐萬世君臣之所必報而不忘
者以此觀之則聖賢之於復讐之義其重且急不容少緩者
從可知也噫嘻痛矣亂賊何代無之而未有如辛壬之凶黨也
懷亂心於建儲代理之中肆憸毒於誣告羅織之地動搖國
本蘊藍忠良又殺殲絶天理而後已此乃亘萬古所無之變而推
彼錫坦光佐泰億三逆宗是鏡龍之巨魁喬輝之同惡也誣

獄之鍛錬譸張之陰秘敎文之凶慘馴致戊申乙亥之凶逆則其誣逼聖躬謀危宗國之罪雖萬戮而猶輕其在臣子浴沐之義不可以時移歲久一日忘其讐者也乃者追尊未克旋復其原天綱甚厥王章太寬蓋出於 大行大王容物之量好生之德而馴習龍蛇並爲赤子變化梟獍咸囿大度者實符於天地神造之運有非凡人所可窺測而若其嚴懲討正倫常之義已昭著於乙亥追施逆律之傳敎十行綸至有饒畜亂逆專由乎予之太弛寬典不治其本之過也聖意之嚴截蓋可見矣肆當 殿下之初政所當先者孰有大於卞聖誣正倫綱明是非誅亂逆之道乎朱子所謂祖宗之讐

萬世不忘者宗謂今日事也嘻噫惟我 大行大王五十年
含垢匿瑕仁恩涵育有可以孚感豚魚則諸逆之餘黨遺孽
宜其革去舊心融化大德而根株不拔査滓尚存亂豖躑躅
罔魅跳踉其於嚮日守元羽達輩科帋而極矣提防不峻有
河決魚爛之形種子依舊有石壓笋生之慮吹噓逆孽而不
恤人言胚胎禍機而欲戰公議噫彼命官文衡獨非先王朝
北面之臣乎其心所在誠不可測而及夫公議峻發眞贓難
掩則乃以雷同二字自諉於朦未覺察而遁辭引罪含糊彌
縫周遮謾過果若以雷同拔去則何不於考試擢名之初而
反在於放榜遊街之後耶以乃路人所知者則此輩焉敢逃

其形於天日昭明之下乎然比之於癸卯僞科則此亦猶係
細故矣夫癸卯僞科觀其命名設行之意凶悖無倫罔有紀
極而尚今不罷遂成乱階式至今日引黨援類無所顧忌義
理晦塞名分弁乱矣臣又聞　大行大王謚冊文使李福源
製進云摸畫日月鋪張聖德昭垂萬世者何等重大而使僞
科乱逆之種操觚濡墨滓穢太清耶闔巷匹庶之人欲受祖
先幾寵之文則必擇有德望清門閥者以爲後世因人懲信
之道況今　殿下孝揚先德之日豈可以此等醜類掌此大
文字以爲萬世之眼目耶臣以爲先正錫恒光佐恭億元凶
之罪亟行追奪孥籍之典繼削癸卯僞科以存大防之嚴次

論金尚喆李福源黨逆之罪又收福源纂進諡冊文之
命以昭邦刑以快輿情斷不可已也雖然今此乩逆窩形本
源則尹宣擧父子是也宣擧始以江都俘奴終爲賊鑴血黨
還情於辝賊諱迹於絶交前後機関無非陽擠而陰助平生
伎倆不過欺世而盜名極則文飾父過贊揚不死之義背絶
師門潛售猭狄之計相連腸肚於己巳凶逆而綢繆締結交
作嚆矢於辛壬逆黨而譸張爲幻徽脈過宋之說僭擬先聖
之處變句踐詐失之語敢譏聖祖之秉義擬書一出心術畢
露丙申處分廷萬世不刊之典而追削之律可見其嚴國是
明天討之聖意也及其黨與寔繁醞釀積久懷懟於丙申逞

毒於辛壬變亂舊章而復其官謚削奪先正而黜罷院享
始因斯文之是非終成國家之患逆歷數辛壬戊申乙亥諸
逆盡是右袒拯之父子誠害先正者則乃其心腸一串貫來
拯乃爲輝鏡夢輩前身而爲輝鏡夢又是拯父子之投面
者也君師一體則背其師者忘其君此乃理勢之必至也然
則拯之罪焉敢逃於春秋誅厥首惡之律乎何幸乙巳乾斷
恭悲先正之爵謚既復而彼拯之官秩仍舊此雖未遑於當
時而豈非有待於今日者耶其在拔本塞源正名定罪之道
不可不追奪宣擧父子之官爵以破亂逆之窩窟也明矣惟
聖明夬斷無以事過年久而有所疑難焉嗚呼 先大王事

在聖躬不啻正夫廓然大公無所計較故射鈎斬袪之類莫
而斯受而顧乃嗣服之日其義理事面有異於　先王朝時
則疇昔之操戈弯弓者尽是我仇我讐而國誣不可不益雪
逆黨不可不嚴討若使光恒億三逆晏然在於復官之列則
聖誣無以雪矣若使黨護逆孽者無所懲畏則王法無以行
矣若復徒除旁孽而不鋤其根則潛滋暗長遽成遂達之勢
只塞末流而不清其源則決堤衷坊竟作滔天之禍如不欲
雪國誣則已如欲雪之則三凶孥籍之典不可以暫緩不欲
正王法則已如欲正之則削科之律黨逆之罪不可不亟施
而雪國誣正王法之本又在於追奪宣舉之官爵以為正本

清源之道扶綱立紀之術也臣伏念　殿下聖度聰睿典學高明迫出百王之表則其於討復之義何待臣言而誠以不可一日無此義於天地之間而不忍使　先大王之譽容貸於食息之際又不忍使　先大王揄揚之文出於凶孽之手故也若臣所以期望於　聖明者又不獨止於此而已也伏願益懋聖學無以已知為多克勤聖德無以已得自安兢兢業業遜志力行常存天位惟艱民事惟難之戒持守之時若上帝神明對我面前運行之際若風雨雷霆鼓彼群動開張忠諫之路杜絕諛佞之風廣求賢能博採衆議官一人刑一人勿以一己之喜怒而惧其或濫或僭使乾綱不亢必思下

濟之道使臣道上行必謀共貞之道一言一行動合天則一
號一令卒叶人心為當世堯舜之聖君則此是一國之福萬
民之幸也從古豪傑之主聖賢之君做大業成大功者未有
不自戰兢臨履中做得來則朱子豈欺我哉惟 殿下念之
哉出位論事是臣素戒而斷斷憂愛之忱不欲與亥孽之徒
共戴一天固知此言一出於口衆鏑叢集於身而不遑他顧
敢此冒陳耳臣治疏將上之際適被削職之命盖臣入叅筵
請因登疏之一時為悤輯為退出更為趍闕呈疏伏計矣職
名之削出於徑啟云臣不勝惶悚之忱而第臣此疏乃是闕
國家倫綱之重討復之大則臣身雖在於頑罪之中犬馬之

誠只知君父之重未暇計其格例矣敢效先正臣趙憲請中上
章之規沫血飲泣冒萬死拜上伏乞治臣僭越之罪察臣懇
迫之悃焉臣無任云云承旨持入入 覽後傳曰此非酬應
章奏之時金若行疏姑爲留院以待公除後下敎
二十日 思悼世子尊奉一依宋濮王例事判下○議諡上
思悼世子諡號曰莊獻昭裕章恭以莊獻爲之園號曰永祐
永康永祐以永祐爲之宮號曰景昌景安景慕以景慕爲之
封園都監亦爲合設於國葬都監事下敎
二十一日以有 先大王丙戌七月義烈宮擧動時遺敎請
嬪暎嬪封園事定奪而目今國役稠疊待祔 廟擧行事下

敎○禮判蔡濟恭以専意　御製編次事許遞以鄭存謙代
之○領議政金陽澤上劄辭職　答曰卿以先卿之子事
先大王而逮予嗣服首登揆席予之所以待卿者奚但尙卿
之雅量淸望而已實出於共休戚之意也卿其安心勿辭卧
閤論道共濟國事以副予小子側席之久望焉○傳曰予意
已諭於領相而今番使事與初料大異請諡之行旣無承襲
又無追崇奏請其所周旋異域之責不輕而重且耆社相臣中樞
萬里炎天累朔跋涉亦足關心至於畱舘使事尤不可預料
其遲速不可不及時變通方今時原任大臣無々故者如奉
朝賀自前有拜相之例況此萬重専對之事其在靡盬之義

決不敢以無例超越且洪奉朝賀身係戚休〻勢難遠離奉朝賀
金致仁特拜西樞政官牌招以告訃請謚承襲追崇奏請使
下批○真宗大王謚號今番使行同為奏請事詢問判下
二十二日傳曰今番使事關係甚重特命卿者予意不淺噫
卿受遇於　先大王位至三事在卿報效之道舍此往役之
事而奚以哉卿之多少情勢便是水流雲空決不可復事云
〻予不多誥卿其即為謝命仍即入侍聽予面諭事使〻官
往諭于金判府事 金致仁 與之偕來○前判府事金致仁上疏
辭免　優批承旨敦諭即為謝、命○真宗神位移奉延福
殿後懿昭世孫神位移安于　真宗奉安回處而懿昭奉

安舊處則影禎奉安事下教○宮女料祿及各　殿進排物
件數爻一並釐正大加減刋以補國用○傳曰聞大臣所奏
藝文應教以罕有之職不欲遽然行公云當初命差是振文
風之意則其爲振作不必在於行公與否且聞爲東壁至十
餘年之久云宜有擢用之道藝文應教鄭履燮堂上窠中問
于大臣加望以入○擬鄭履燮副學末望傳曰副提學鄭履
燮爲之○黃海都事李顯模上疏伏以云云臣伏聞因山遵大
行大王遺志將以弘陵虛右之兆爲定矣繼伏見傳旨下者
有別處改奉審之擧臣雖未知地家所以異議者由何而甚
恐非王者之所宜感也況伏聞　先大王爲今日地預慮而

處之爲至詳遠則在　殿下奉承之道尤安可舍而他求乎臣
愚死罪願　聖明之再思也噫風水之說聖人之所不道也
聖莫如周公而周公之所不言孝莫如孔孟而孔孟之所不
言使其利害之切果如後世所謂某山之說則聖人之於葬
親也雖微文瑣節靡或有遺又其智足以周天地之理而獨
無一言及此何也臣謂葬親如周公孔孟斯可矣周公孔孟
之所不言不行而自謂葬親者不可不知風水之說則臣不
信也設令其說有萬一之理地中之事誠渺茫誰能眞知其
利不利乎其所謂利者未必是利其所謂不利者未必是不
利均之爲日後之悔無寧遵先志之爲寡悔耳三代之際貴

賤俱葬於城北之原降及兩漢亦無以地家說葬其親者自
六朝以來私意流而偉門闢於是乎堪輿禍福之術出舉世
靡然靡靡乎不悟式至于今流弊滋甚在王者定風俗一民志
之道顧何可先為不經之說所動以為四方之觀乎臣伏覩
殿下每事必求是當而乃於此猶未免習俗之陋竊恐　殿
下尚有所未及思也伏願　殿下亟收着山之命繼以弘陵
為定繼下明旨嚴禁地家使不得如前惑世誣民一洗千古
之陋云〻入啓○傳曰蒭蕘畢陳不害為美事而事係莫重
則固當審慎今此李勗模之疏全昧本事章皇為說已極無
嚴長陵洞口既是先定之處則獨非先大王遺教乎廣求術

士博訪名山亦有程朱之議論則豈可謂之聖人之所不道
乎今者審慎之命斷自余意故頃日之責退相地官郞罪削
大成之意也事當嚴處而似是坐於不讀書之致何足深誅
原疏編之其令的究朱夫子山陵議狀可也仍傳曰黃海都
事汰去
二十三日傳曰景宗宮上謚後宜卽有改題主之節而當初
題主既是先朝御筆則不敢洗改依近年 太室上謚例改
題主一節々目勿爲磨鍊事分付該曹
二十四日大司成前望單子入之金文淳爲之金文淳承旨
代鄭履熤除授卽爲謝命

二十五日大司憲李濰請對入侍進伏曰此非瀆擾之時且[illegible]臣請對事面至重非不知有驚動天聽之慮而第事有關於安危存亡 殿下宮闈之間藏一敵國朝廷之上置一逆臣此而不除去則 殿下聖躬將不得安矣 聖躬不安則宗社亦不安矣臣受恩於 先朝且適當言地畏㤼而不言則是負 先朝也負 殿下也臣何忍為此哉敢請對而欲以言語陳達則氣短語塞恐不能畢其說袖莊一劄而進臣請讀之矣仍展讀袖劄訖 上命承旨書批答承(批答在疏末)旨李普行奏曰都憲所奏是擧國公議且都憲請對進劄則事机之急可知 殿下安得不卽賜允從乎 上曰非不欲從全言

而公除只隔五六日待此處分未晩矣且先王朝沈通源之
啓初啓則不從予欲法先王矣領議政金陽澤曰都憲與他
臺有異袖進一劄涕泣讀奏況其臚列罪狀即元惡大憝郎
賜允從可也至於下端事尤不可緩也　上曰下端事即令
當施行矣況其康陽豈可一刻留在乎至於上端事予非不
聽必欲待公除而處之此後多臺必有繼起者郎今多臺誰
某守承旨曰皆備矣陽澤曰不必兩司也三司亦當合辭請
討矣其劄曰伏以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小人猶然況亂
賊乎肆昔　明宗大王大喪未過公除相臣李浚慶率百官
請討奸臣沈通源　仁祖大王大喪未行因山先正臣宋以

慝臣請討賊臣自點今日之鄭厚謙卽亦通源自點而其地
處之逼包藏之凶又是通源自點之所無蓋自五六年以來
世道之乖亂國勢之岌嶪人心之疑惧一則厚謙二則厚謙
其奸肚逆腸天生戾種自在童騃奸竅已穿及至成長禍心
漸萌倚籍城社出沒深嚴而所事者密覘 上意也憑籍寵
靈脅制朝廷而所爲者陰移國柄也覊絡將相自爲羽翼主
張銓選排鋪氣勢嚬笑之間榮枯判焉淵膝之際殺活分焉
殆所謂手握王章口含天憲於是而一種患得失之徒靡然
爭附惟恐或後甚至於辛壬三凶之爲先王萬世之讐者猶
且欺蔽斡旋復其官秩惟我 先大王涵育覆庇之仁何負

於渠而乃忍爲此至於譆嘻之宅鷄龍之庄無論其工費鉅萬古之所謂乾嵓之桃符讖之應擧世喧傳神人俱憤跡其所行無一事之非犯分無一日之非賣國噫嘻痛矣天下寧有是耶然而此在渠猶屬細故又有窮天極地之悪國人齊憤誓不共生者惟我　先大王祖孫相依之教可以感動臣隣除非有莽操懿温之心則孰無延頸願戴之情而厚誣則敢蓄猜嫌常懷忿懟傲慢之態現於辭色譸張之說恣意誣惑其疑動之跡危逼之形雖昔之鳥獲無以過此只賴我
先大王照之如日月鎭之如山岳譖奸莫售[illegible]謨未逞得至于今日而伏想我　殿下追思旣往亦必有凜然而心寒矣

惟其梟心未化狼毒故在乃於名位既定百僚齊賀之日身
帶春官偃然不起終日屛拓悍然違拒頭有抵敵爭抗之意
畢竟指顧之間幻出翔雲之妖遂敢售其疑亂受授之計此
其罪萬戮猶輕而乃者昊天降割萬姓號擗之時卒然托疾
扶杖緩步略無哀遑之色　殯殿將事之命寔出我　殿下
至仁聖意而乍入旋出顯示厭苦之色其心所在路人皆疑
渠之頂踵毛髮何莫非　先王之賜而尚忍如此則是可謂
有人心而有臣節乎擧其平生無非罪惡而此尤彰著現露
萬目難掩則雖咸聚軍民快示顯戮夫誰曰不可抑顧今防
川將決伏火必挑衆怒如沸群猜難遏渠亦自知其不免則

窮寇困獸何慮之不出何變之不爲耶臣念之至此不覺心顫而骨青嗚呼 先大王以宗社臣民之重付之於 殿下其欲愛護而全安之者容有其極而今 殿下係戀私義一向涵貸則豈不有乖於古聖王繼志述事之意而表孔無憾自盡大事亦不過爲細節末文而已耳伏願 殿下暢然遠覽恭肰明斷以厚謙前後罪惡布告中外明定典刑以絕奸究以杜禍亂爲至於和緩翁主眞其所謂是母是子國人之所共誓戮者也而長處禁中絕罕出宮其內外交煽之跡的然可見到今情地殊前疑忌轉甚其暗售潛逞將不知做出何等變怪昔周公呂是王室之輔相而以其身係宗國之安危

不敢屈法於管蔡況 殿下上奉宗庙下係億兆奈何自輕
而或忽於防患之道耶亦願卽〻屛出早賜勘處以淸宮禁
以絶覬覦以爲 宗社臣民幸焉云〻 答曰省劄具悉以
待公除後處分○都承旨徐諧修右(左承旨金熤)承旨李普行左副李養
默右副洪國榮同副鄭履煥啓曰卽伏見李溎本劄則鄭厚
謙母子之罪不可一日容貸於覆載之間此非獨都憲之言
卽是國人之〻齊憤有所共欲討者也及奉 批旨以待公除
後處分爲教固知叩盧深墨之中宗出諒陰之意而此何等
事机此何等罪惡而不卽允許乎一日不允則有一日之憂
二日不允則有二日憂〻之國勢之危凜人心之拂鬱容有極

哉伏乞 聖上快揮乾斷亟賜處分以折妖孽以安宗社千
萬幸甚○副校理李昌漢獨疏諸玉堂聯名劄子大司諫李
碩載獨劄並請速賜處分領議政金陽澤右議政李㵾請對
傳曰大臣三司並入侍〻〻時 傳曰當初靳允余意在焉
大臣三司請對討罪恭默之時有難多言鄭厚謙施以遠竄
之典翁主既已出苐今無可論矣○堂劄中添入曰臣等又
有駭惋者海南定配罪人尹養厚機張定配罪人尹恭淵與
厚謙腸肚相連日夜綢繆凶謀私計無不相関當此嚴懲討
之日不可不鋤治其黨與何可只以本罪編配而止乎爲先
移配絶島仍加荐棘斷不可已云〻 答曰已諭於入侍矣

尹養厚尹泰淵事依施。鄭厚謙慶源府遠竄尹養厚巨濟府
荐棘尹泰淵錮島鎭荐棘○右相以跟隨攔入請罷入直騎
堂以趙榮約擬望請罷政官事依允騎堂現告安大濟政官
現告吏曹參判尹得養○鄭錫達尚州牧使 特遞
二十六日 玉堂聯名劄子云云 臣等於昨日以鄭厚謙母子
亟正王法事先陳短劄又與兩司諸臣合辭以請而意未蒙
允許云云當此人心危懼國勢凛綴之時懲討之擧不可一
刻少緩何 殿下只施薄竄之典而終靳當行之律乎又况
其母旣與其子同惡相濟罪無異同則豈可以出在私第置
而不論乎亟賜處分以正典刑云云 答曰余意有在不允

右副承旨洪國榮啓曰堂劄規例誠爲謹嚴玉堂諸員齊會本館同爲拜劄乃是古例而今日拜劄時入直儒臣外初無來會者只書簡通諭悉此已未安而至於入直玉堂則旣以陳劄未及承　批又復請對其亦踈率諸儒臣並從重推考何如　上曰依爲之○大司憲李湛大司諫李碩載執義金樂洙司諫洪彥喆掌令金鍾善持平沈基泰正言沈商賢劄子伏以鄭厚謙云云不忿庭賀直是鏡夢之心腸自爲窩主做出翔雲之妖蓮云云請嚴鞫得情快正王法云云和緩翁主之罪云云伺察深嚴之地陰濟蓮守之奸凶煽動惎間之語潛懷儲位之危撓云云私勞屛出未足以懲惡公法至嚴

有不可容貸亟収爵號為先遠竄以雪神人之憤云云　答曰
不允○三司合辭所懷請鄭厚謙母子速賜處分　答曰不
從○同副承旨鄭履煥上疏伏以云云抑臣有區區所懷瀾
國家之安危係倫常之晦明而不可以少緩者令當一初之
政宜急急陳請之不暇而諒闇之中不敢猥有論列以勞聖
聽乃獨齋沐搆疏以待公除之過矣昨者憲長之劄出而極
論厚謙之罪噫此誠目下不可已之正論夫孰曰不可哉肰
亦有罪大於此惡極於此　殿下所必報之讐一國所必誅
之逆而懲討之典乃不先及於此此真所謂重輕倒置緩急失
序者也臣請洙血歙泣而痛言之惟彼鳳漢千罪萬惡無不

且倫南山之竹難以盡書東海之波難以盡洗是則一國之所共聞所共覩者也臣不必枚擧歷數而若論其罪惡之最大最極者則卽壬午所犯及前叅判臣金龜柱疏中事是俞嗚呼壬午之事卽我　殿下之所不忍聞而事關討逆臣安得不畧陳之乎盖　先大王處分之日卽聖人處變之達權者也凡爲臣子者所當哀痛泣血恭聽　上之所爲而已至於所謂一物者是前史之所未有萬古之所未覩而有秉彝宜不敢萌諸心發諸口而鳳漢乃於上下蒼黃之際欲掩前日嬰匿之態不少顧忌突入前席無難而告之肆然而献之不然則　先大王何以知一物之在於在處乎此搢紳之所

知三軍之所覩萬姓之所傳也渠安得諱之也伏想我　殿
下於燕閒獨處之中每一念及於此則同極之痛必不能自
已晉疾之心必無所不至而今已十五年所何嘗一日忘諸
中𡖋眡而事勢所拘不得明言含哀忍痛共戴一天凡忠臣
義士之願死於國者念　殿下之情事則莫不痛心而流涕
言彼賊之凶肚則莫不扼腕而切齒為人臣而得罪於　殿
下如此猶復食　殿下之祿衣　殿下之衣入　殿下之庭忍
對　殿下之顔者古今天下寧有是理是不獨臣一人之言
雖詢之百僚諮之八方亦莫不同然而一辭矣至於金亀柱
疏中所謂丙戌人蔘事雖非臣目睹而藥院之往復國舅之

酬酢鑿鑿有據昭不可誣則此爲渠之斷案明矣夫御藥所
用何等至重而可然之道不一而足則臣子之心豈可不思
所以盡力而況鳳漢旣不在嘗藥之任則操切提擧威喝醫
官必使之不得純用羅蔘者究厥心腸豈非路人之所知乎
彼光佐之設不藥廳猶爲罹赦之逆賊則況此沮遏御藥者是
何等𢥠惡而不加之律乎若夫所謂如是如是一款眞是無
將無嚴向上不道之大者夫君臣之等截若天壤苟或有一
毫犯分則乃爲滅倫斁綱罔赦難容之賊也今我　殿下居
儲貳之位任主鬯之重仁孝著聞八域延頸況彼鳳漢同其
地處則肺腑之親也其所以愛戴而保護之者宜有別於他

人而咫尺面前肆發凶言又況　殿下所守者義理之正也鳳漢所言悖逆之說也渠若有一分人心則必將畏愼沮縮不敢擧頭而顧乃忿懟於其訐之不售遂出此絶悖之亂言此其平日素蓄無君之心不測之謀故自不覺其存諸中者發於外也嘻噫痛矣歷觀古今雖悖如莽操凶如懿溫未嘗有對面脅持若此之甚者則惟此鳳漢殆亘萬古所未有之逆而彼獜漢之沮戲代理敢發不必知之說者亦其兄弟之同一腸肚共濟其惡者也夫旣逆於壬午事如彼逆於　先大王如彼逆於我　殿下如彼則一國臣民孰不欲斬腰斫頭食肉寢皮而今乃偃處城闉窟據根盤布列死黨作威作

福衆心危懼世道潰裂非常之禍迫在朝夕　殿下深居九重亦何由而盡燭此遑遑之狀乎嗚呼　先大王以艱大之責遺我　殿下雖在號擗之中凡所以繼述之道靡不容極爰初擧措動叶人心頌聲洋溢想望太平臣固已不勝其欽仰而除亂逆扶倫常最是繼述之急務則此政朱子所謂去四凶堯之所未去而舜不以爲嫌者也或以爲鳳漢外戚也或可以少貸王章是不以大聖人望於　殿下也夫漢文一中主耳薄昭之罪不至於凶逆而猶豁割恩斷義置死而後已况今鳳漢乃壬午之逆　先王之逆　殿下之逆則其可拘於區區戚屬之誼而不忍於三尺之律乎伏願　聖上深

察乎倫常之不可以不正義理之不可以不明一國輿憤之不可以不洩宗社安危之不可以不恤即命有司亟正鳳漢之罪以責初服之政以爲國家萬世之計千萬幸甚云云八啓 傳曰同副承旨原疏以待公除後 下教○献納李榟劄子伏以厚謙母子加律云云噫彼厚謙與麟漢翔雲鵬壯相連雄唱雌和者也代聽之前有麟漢放肆不滿之言代聽之後有翔雲陰譎叵測之疏則雖以厚謙骨肉之親心寒而骨青固當一刀割斷之不暇而前判書趙曮締結養厚附麗厚謙昨冬之秉銓也首擬春曹必欲角勝於貳擬究厥心迹路人所知至於貪財之狀虐民之罪在渠猶屬細故而閔一疋

之人至今傳說欲食其肉年前宗聚行之疏真是宗題語也
日月稍久臣未能条列而伊後道臣則必無不知之理 殿
下若欲採宗一番下詢孰敢營護貪夫欺罔 天聽乎前叅
判元義孫曾任湖南也締結道引居官之柳宗厚散出貿鹽
價二萬兩於沿海諸邑三四月間鹽一石價三四錢定給於
浦民及其六七月長霖之時一石價以二兩錢收捧且貿年
稱以羅里倉所儲廣貿九千餘石而朝家作定則每石價以
一兩二錢而折半則先為取用每石定以六錢六七月間散
給於列邑及其十月間則仍為作租轉以折米未滿半年取
息三四倍而其心猶以為不厭營還耗米為九千石而原用

之外加用萬石末雖充數則每石二兩價勒歛諸邑以爲充
數之地剥割殘民專爲肥己如許貪饕曽所未聞不可以事
在旣往而置之前判書趙臟前參判元義孫並施屛裔之典
一以示不同國之意一以使懲貪墨之習焉云〻入啓 傳
曰趙臟元義孫事俱係貪汚而至於西民欲食其肉者語意
深緊不可不一問且尤鈺蔡濟恭皆是其後道臣並令入侍
十目所睹豈可一毫掩護乎皆令思量其委折毋致登筵窘
遁之槩○傳曰趙臟之貪汚非但曽有宋聚行之疏俄者下
詢之下兩重臣所奏明白無疑雖使趙𰀆喙長三尺何敢自
解古之墨公無以加此其在國法則不可以竄配薄勘懲其

罪而其為慰謝西民之道姑先投畀於渭原郡倍道押付使西民咸知朝廷有懲貪之法○傳曰使入直儒臣製諭書下諭于關西民○答李枰劄曰上款事不允趙曮事已處分元義孫事更待下教○傳曰罪人趙曮押去時道路討食切一嚴禁倍道自前只有倍道之名而無其實當直都事拓致嚴飭○傳曰李命彬之年前書啓不但以奉使無狀厥罪難逃其為孤負恤民之 聖意莫此為甚可謂罪上添罪事係懲貪不可尋常處之前平安道暗行御史李命彬為先令該府拿囚以待公除後處分○掌令申晢劄子伏以鄭厚謙母子加律事云云厚謙之罪今既彰著則在春秋先治黨與之義

其附麗綢繆者亦宜鋤治以絕他日之慮也嗚呼昨年九月十一日　大行大王所下傳敎中工判下二字宗出於靜攝中末及照察之敎則伊日入侍承旨所當停筆仰奏直請反汗而其時都承旨李宅鎭晏然承書少無疑難之色須示八路者作當然之事眼無儲君只知厚謙其心所在將欲何爲若其平日父事厚謙至登假子之謠者亦屬細故臣謂前都承旨李宅鎭爲先絕島荐棘斷不可已也嗚呼厚謙氣焰鴟張黨援四布六七年來士夫之間名義都喪縉紳之列勢利是趍此爲有識之窃歎亡國之一端而至於安兼濟亦其私人也稟得奸細之性濟以便佞之態蠅營虱附奴顏婢膝罔忌

譸張陰搆興已之人假權鷙勢招誘嗜利之輩打成窩窟恣
行胸臆承時推排驟躐公卿及叨湖藩專事貪饕斂萬石軍
餉隨手虧美恣意乾沒因循未捧永為湖民無窮之弊沂洞
舊居猝為傑搆通區並隣甍桷橫亘見者驚心行路竊罵瓜
歸斂月於梭南臬手勢漸洞貪虐益甚輦載馬輸式月不絕
者盡故於厚謙之家不恤民憂專事媚悅跡同掌庫之私奴
情勝置滕之愛子畢世指目巷謡已騰而人莫敢誰何者非
畏兼濟宗畏厚謙而以猶渠之薄罪也鵝龍之讖自古已傳
四百年來人不敢占居則噫彼兼濟亦一今日之臣子而身
為方伯而為鄭氏立功欲符其驗出財動民大營別業華搆

廣庄都是錫營之造成道路來往之人無不疾首痛心而渠
則意氣揚揚顯有自多之色究厥所爲萬萬叵測其在國法
不可少貸臣謂安兼濟爲先削去仕版其罪狀亟令有司嚴
鞫得情快施當律虛逋之軍餉明覈究案一一徵出以備陰
雨斷不可已也其兄寬濟性本陰包行又凶悖於乙亥逆獄
之後乃以其子爲鳳輝之曾孫婿不畏三尺自同無故赴擧
占科罪固難貰而玉署清顯看作當來之物厭然冒出其辱
玷恩光於斯極矣此等之類臣不欲汚諸筆舌而其連婚凶
逆放恣無忌之罪不可不正臣謂安寬濟館職告身亟
令收還因施屛裔之典斷不可已也云云答曰上款事不允

李宅鎮論列旣如此施以竄配之典安撫濟亦施削黜之典安寬濟事係隄坊依施。李宅鎮明川府安寬濟泗川縣定配。傳曰完伯問于大臣口傳差出全羅監司趙璥李普行鄭象仁以李普行爲之○傳曰旣知可用薦于藩任而余則曰外輕而內重行司直趙璥陞爲工曹叅判。湖儒李一和上疏以羅景彦事不禀 東宮而直奏 大朝成罪李海重甚嚴尾淑尹宣擧父子自政院不捧而却之（疏凡累千言極爲絶悖精神骨子爲壬午黨論疏草出於前脩之手）○傳曰閱西諭書何時下教而尚不製入知製教如是乎以徐有防爲應教即爲製進（當初承命起草者入直儒臣朴在源及承此教免卿而退）

二十七日傳曰幺麽孱議雖當請討有若時急竄發迫在呼

吸者然至於勢炎薰天莫敢誰何者則側听多日囁嚅畏約試着今日之朝廷果無角勝之臣守三司諸臣只覾利害之所在不知其君父之爲重良可寒心三司行公人某〻一並削去仕版門外黜送○傳曰前都憲李濉雖不盡義挺身出論不可與隨众波蕩者同日而語且昨冬一書語雖糢糊猶賢乎已特爲分揀工判令適有窠除授牌招察任○傳曰余於金鍾正初信而後疑者多自判義禁行公之日至于昨日頗有顧護小人之意(謂叅孝泰兩疏所)判義禁金鍾正罷職○答同副承旨鄭履焌疏曰上款事爾何言此予何聞此〻豈今日君臣所可忍提者耶嗚呼曾於辛卯二月初七日　先大王泣謂余曰

他日汝之朝廷若以此二字事陳于汝者不但不忠于余抑亦非汝之純臣也余之所以處韓鍮沈義之者二字事也非爲洪也厨房之物先到於洪句待命之前則外間之不知者或以追到之物以爲鳳漢贊予其言亦無足据而當初事宲則然矣握手諄〻命予識之予時滂泣受命書之于箭藏在到今此予所謂非今日君臣上下所可忍提者也今爾此言不知委折則謂之忠憤可也而事係重莫言涉曲諱尒何不十分詳審而發使予忍說此不忍說之言耶昨見尒章終夜不寐回痛新悲交切于中此何人哉〻〻〻言既不審罪當難逭尒以跡遯之蹤只憑道路之傳此正　先大王所教無

足惟者予不深責尒其諒之人參事方令查宗更有所處分矣至於如是〻〻之說頃年予在春宮時私覲奉朝賀〻〻謂予曰邸下他日若不追崇垂恩墓則安知無如戊申之徒籍此而有推戴之舉似當如是矣如是之時何以處之予云伊後予侍　大妃殿語及追崇義理果以此言仰達矣大抵原其心則雖出於慮患論其言則實歸於妄發聞之者之并罪宜也言之者之自明亦宜也嗚呼余以孤露餘生所以為命者即慈殿與　慈宮也縱使奉朝賀設有同赦之罪奉朝賀即　慈宮之親也予即　慈宮之子也此而斷之以法如是容易則其餘八議之親更何論哉尒之所引薄昭比於金龜

枉地處則可也比於奉朝賀地處則未知可也尔其思之必
非余辞令之時强此呼僞者欲使尔輩洞知其顚末也方帶
惟允毋辞察哉(傳教闢拓入侍求批)○諭平安道民人等書王若曰嗟尔
西土之民靜聽余多誥嗚呼洪惟我　大行大王五紀臨御
一意恤民歲値歉荒則必先賙賑罪在剝割則不小寬貸拯
淸登而置之袵席懲貪饕而嚴其法律凡厥臣僚孰敢不欽
誦德意顧畏常憲而噫彼趙曮負九重委毗之意忽一道按
察之責民憂溢目政當胥野之無青公物肥已殆甚薛稷之
封壘年前憲臣之疏偹論推剝之罪今日納言之劄盛陳贓
汚之狀至於西民欲食之說而極矣噫雖在叩庐衰疚之中

何侔 先大王恤元元之聖意亟召曾經两道臣於前席次第俯詢則辛卯之饑西民尤甚江邊諸郡赤地千里顛連之患迫在目下而未聞抄口之政都忘議貸之恵以歳前請得之穀作春後料理之資坐待米直之翔貴立視民命之近亾哀我赤子亦獨何辜至於朝家區劃之十萬包米散給民間勒徵峻價一包之直十緡之多而畢竟輸納上司之數只是常定三緡之式除剩七十萬緡盡歸私槖營債四十餘萬緡一時火督萬家鼎沸掀揚遍滿於閭戶鞭朴狼籍於公庭遺毒餘害尚今未已伊時道臣殆有善捧公債之奏而及夫交承之道臣按簿而查寔則所謂四十萬緡一是虛録噫噫痛

矣從古貪墨之吏何限而皆常以宣化執法之臣百萬循私用容易如瞰者哉茲惟　先大王發遣繡衣嚴覈罪犯而御史李命彬專事營護一意欺蔽使其貪饕之宗終致漫漶之歸法從特遣之臣如此他尚何待御史之嚴法峻烏可已乎噫奬廉罪貪王政之所先撲以常憲瞰之罪豈止薄竄而慰謝是急投之渭原蓋其不于南不于北必于西者將欲使尒等咸知天有禍淫之理國有懲汚之法歷數瞰罪以宣積鬱快意嘘罵使渠羞愧欲死也嗚呼辛卯之距今不過六年飢饉推剝之餘死者誰招九原之魂生者可覩千家之指嗟尒西土之民毋遑曰王章之亡此懲墨之典豈獨撓於瞰哉故

茲教亦想宜知悉應教徐有防製進○傳曰此諭書方令宣
傳官持傳于關西伯貪吏趙曮到平壤日觀察使於布政門
外大會民人宣布諭書亦為真諺翻謄曉諭各邑鎮堡使西
土愚夫愚婦知有朝家懲貪之政事為先撥馬分付于平安
監司徐命膺○副司直金漢耆上疏伏以云云臣昨伏見鄭
履煥疏本則挺論鳳漢之罪而至擧臣任壬辰疏中如是云云
事為說於是守臣之罪著矣臣請畧陳其顛末向年臣任疏
出之後 先大王召賤臣 教曰卿須入白內殿所下教來
傳于予可也臣於蒼黃震剥之中不敢他顧即為入侍于今
王大妃殿而仰質其言則教以予未嘗誤聽矣賤臣奏曰即

今聖上不進水剌不進湯劑其在承順之道宜存含弘之義也遂退出進告于　先大王之前矣顧臣此擧雖出於嚴畏分義萬不獲已而若論其事之根本則　慈聖之未嘗誤聽非但　慈聖知之亦　殿下庶幾洞燭而無餘矣然則臣之徒急於一時之彌縫而往復於君父君母之間者固爲同赦之罪而自此以後倫常之大義未明　慈聖之心事未白人心疑惑有難家道而户諭世道乖裂殆至日侵而月積究厥所致臣雖萬戮而何贖也嗚呼鳳漢之罪乃王章之所必討神人之所共憤其嘗懟痛疾之心未嘗一日忘于中而及夫臣徑陳疏之際不能同辭懲討而或誤聽那四字乃反自臣

口發之臣上負　慈聖下愧臣侄也愛臣者哀其心而恕之論臣者執其跡而斷之臣居常隱痛如負大何杜门自靖與世相絶伊來問候之外未敢進身於朝班者職此之故也今者承宣之疏更提其事則臣何忍一味越趄不一仰暴於纊纊之下哉茲敢首宗陳章恭俟處分云云入啓　答曰意謂卿之意見少異於卿侄未料卿章之到於此時也其時事宗洞諭於鄭履煥之批卿勿過辭○前縣令閔昌烈上疏伏以云云方伯之職國之重寄而尤係喉嗌之要則朝家所以擇人而倚毗者果如何也而前道臣趙曮以貪濁無耻之人懷苞苴容悅之態殃民病兵因有餘地傳説喧騰莫不駭痛言

之甚者則病兵者一殃民者三此下条列云云此外無限奸
贓之跡與其黿裨權倖同惡而共濟者付之有司而嚴覈則
可得其宗贜之第宅宏麗田園布列極於富貴而外持清議
内結權貴陰附陽擠出沒詐譎現潜無常欺人竊命自爲伎
倆華要之地平步以登乃是洪鄭圈子中人也似乎無復事
於用財求媚而今於雄藩常捧之外横歛若是所用果何處
而所求果何事耶臣未可知耳聚歛之罪已萃於己而怨攸
於上無乃故爲變亂舊法動撓人心作此無理之舉乎此人
已登台章處分嚴正而究厥罪名附逆病國之賊不宜竄配
而已臣請亟降綸音令時道臣逐件嚴查一復舊制附逆罪

入趙曮狀施邦憲懸首西門以謝民怨以鎮民心焉沽疏將
畢鄭履熡之言適發於此時臣不必疊床而亂逆之罪固人
〻之所討臣何可顧瞻前却不自陳於仁覆之天乎臣知此
章一出憂踵（害）至而懇〻恤怹只知有國不有其身伸紙沫血
冒死拜進云〻入啓　荅曰尒之所陳已諭於先於尒章者
矣○副校理宋熡億上疏伏以云〻臣於昨者伏見鄭履熡
懲討鳳漢之疏嗚呼惟此義理撐天地亘宇宙而可使亂臣
賊子知所懼矣非履熡誰敢如此道者臣讀之未半不覺髮
竪牙咬斗血滿腔私竊以爲聖上一覽此疏卽當瞿然而思
恭默而怒明除縲紲廓揮乾斷使萬姓咸知大聖人所作爲

出尋常萬〻矣及見傳教之下以公除後下教為　教臣雖
愚迷豈不知嚴廬攀號之中不遑他事而惶恐死罪妄以為
聖上此教或未及三思也失國家少事之時如簿書期會者
宜不暇酬應於亮陰之時而若其春秋將漢法不道人得以
誅之〻大逆則決不可一刻容貸於覆載之間其可以持疑
還就以待公除之過乎噫鳳漢壬午之所犯丙戌之所為乃
如是〻〻之罪乃　殿下之讐一國之賊萬古之逆也有一
於此猶不免身伏王章首懸藁街況今兼有其三而此外貪
権樂勢殃民病國之事亦可以千億計則是秕檜莽冀操卓
懿溫之惡並萃於一身也如此而一任其窩據城社食息無

恙者求之古今寧有是哉且其窩窟已成根柢已固心腹旁列瓜牙密布薰天之勢殆與國家相抗威喝所及輒皆奪氣畏約所積莫不重足是以徐漢之狙戲听弄一世之人不敢是非於其間趙臟之血黨同惡三司之論促以貪墨成罪至於辱譴則固是國人齊憤之涟而比之鳳漢則彼爲客而此爲主彼爲卒而此爲帥彼爲脅從而此爲臣魁遁來辱譴之內外交煽濁亂朝廷之罪皆鳳漢之所以慫恿而指使者也其重輕本末之相懸明矣朕而日昨憲長劄奏之後略有同辭請討之擧而今者承宣疏出之日則乃反袖手却顧宲然無一言是豈眞以鳳漢之罪爲不及於辱譴哉特以泰山之

勢觸之則碎一番得罪入於必死之地故也由此觀之今日
朝廷非 殿下之朝廷乃鳳漢之朝廷也其凜凜之形遑遑之勢
政所謂危急存亡之秋也以 殿下之明聖亦必念及於此
而猶復拘於常規不能亟斷以法乎昔朱夫子曰鳴金鼓擢
戈甲以逐鳳而猶欲緩視徐趁以當其攄怒決裂之勢此政
為今日準備語也臣本跡畸勢孤與世寡合固知言脫於口
禍隨于身而憂憤所激不知所裁敢此剖肝沫血而言之伏
乞 聖上念宗社之至重察人心之危疑勿復持難速行天
討云云入啓 答曰已洞諭於鄭履燮之批矣
二十八日右副承旨鄭履燮再疏伏以云云臣於昨者妄陳

懲討之章庸附沐浴之義觸犯忌諱切劘事機逆退縮伏唯
鈇鉞是俟不料 聖度天大曲賜温批十行絲綸字〻鄭重
旣又命臣入侍洞諭心腹天顔温粹玉音諄勤臣是何人叨
蒙寵眷至此之極也臣感激寸衷有淚盈眶惟其踈遠賤臣
初登筵席威顔咫尺嚴畏事体且窃伏覩吅廬哀疾聖體愆
損不敢猥有煩瀆以妨酬應遂不得不惶悚退出而憂愛亘
中終夜炯〻敢將未盡之懷以效畢忠之悃惟 殿下少垂
察焉嗚呼上款一事臣不忍更提以重慼我 殿下之心而
至於如是〻〻一事亦不在費辭多卞追崇之論苟非凶肚
逆膓孰敢萌諸心發諸口而乃於聖人之前肆出怪鬼之說

者卽不待其言之畢而爲渠之斷案明矣況以推戴等事脅之持之無所不至所謂戊申之徒非渠而誰也 聖教有曰原其心則出於亞患論其言則歸於妄發噫追崇之說自其口發推戴之說亦自其口發之則國家所患者渠也自定人亞之則可也以渠而亞渠太不近理臣宗愚迷終莫得以究解也夫妄發者無心之謂也今鳳漢則無君之心蓄於平日愊懟之言發於情則是可謂之無心乎萬古天下寧有悖逆不道如彼而歸之於妄發之科者乎臣愚死罪竊以爲 聖明於此不免於一言之差而亂臣賊子將無所忌憚也且 殿下旣曰聞之者群罪宜也又曰言之者自明亦宜也忠逆之

間元無兩是之論而假使渠百喙千舌渠之罪惡既已彰露無餘昭不可掩則雖欲自明其可得乎人參事既有查處之教臣罔惶愧之不暇而若其謂以難繼至不欲用則萬口喧傳輿情咸憤其心所在又何待行查而知哉爲人臣有此負犯得免王章者求諸往牒末之或有彼鳳漢者乃以地處之閑一向容息於覆載之間則是梁冀終不可討王莽終不可誅三尺之律置之何用今 殿下不惟不加之誅將並與義理而漫漶之此非忠臣義士之所以期望於堯舜之聖者也云云入啓 答曰昨日召爾前席洞諭心腹更何多諭爾章又到而上款事臣不忍復提云嘉爾之誠意也下款相持者

以草野之蹤一章二章執而不變余之昨批云豈或一毫循
私而然哉謂余漫漶者不已過乎噫君臣之間貴在相孚爾
之不諒余心何如此乎爾其勿辭卽爲察職○傳曰鄭履煐
批下牌招入直○副校理宋煐億再疏伏以云云臣於昨者
妄陳一疏以附沐浴之義粗攄憂憤之忱及伏見昨下鄭履
煐疏批則不覺憮然失圖繼之以慨惜也噫鳳漢之罪臚列
云云臣伏覩　殿下自昕政以來或至今日設施注措動合
天理未嘗有一毫私意滯吝於其間而獨於此事顧戀前部
不復裁之以義理彌縫掩覆有欠於磊落光明之盛臣愚死
罪竊以爲聖上程然深思翻然改圖亟擧王章以洩輿憤仍

治臣妄言之罪云云入啓　答曰已諭於鄭履燮之批矣方

帶都廳卽爲賫命○判府事金致仁劄子伏以臣云云丙戌

提擧卽臣也時則俟命海島無由一陳事宗而及履燮復申

其說至勤查宗之命臣之惶悚至此轉甚事係久遠臣未能

詳記而當移直焦遑之日鰲興府院君臣金漢耉使醫官送

言於臣曰聖候尚存彌留須純用羅蔘方可責效而進御湯

劑貢蔘參半用之云何不純用羅蔘耶奉朝賀臣洪鳳漢以領

相適入來在旁而向臣而言曰目今羅蔘所餘無多若純用

羅蔘而告乏則勢將至於純用貢蔘尤豈不悶迫乎仍又曰

內局事非國舅所可干預臣以來教誠然領相之言亦不無

是豆當更商確停當之意答送醫官而施因宗戚家得納童

蔘並與羅蔘而仍即純用於湯劑繼又卜定諸道其時往復

不過如斯臣焉敢誣也邑柱則謂以面言於臣履煖則曰以

操切提舉是何與臣之所記者差異耶御藥所用何等至重

而臣旣忝叨嘗藥之任不能自效微誠而反爲人所操切則

其爲罪當如何哉玆敢露章自列仰瀆於hC庐之下伏乞聖

明亟降威罰以爲人臣不職者戒焉云云入啓　答曰丙戌

人蔘事阻搪之人旣曰有罪則一听阻搪而忽於君父之疾

者厥罪尤大方欲查問御劄來到備悉顚末可謂釋然其安

心勿辭入侍○鄭履煖三疏伏以云云天牌儼臨仍命入直

臣於是他不職顧蹈蹶趍承庶幾爲一半分奔走仰答之地
矣才到闕中得伏見判府事臣金致仁劄本則首擧臣疏而
拖及句語至以罪當如何爲言此固臣信手寫去不覺其有
挨逼大僚者而旣緣臣言有此自引之擧臣何敢晏然戢次
不爲自處守短章自列怵出禁門云云呼望還出給仍爲八
直○傳曰當此國事泮渙之日鼎席不備予庸憂悶左相之
今欲一辭在於行且用之之意而與其一向虛縻曷若姑爲
許副左議政金尚喆許副○傳曰雖欲請討黨與岾臣足矣
右相之請討時所奏予則曰決非大臣之体其所失體以跟
隨事請罷驕堂苟簡極矣殊失古家之風噫治道之汚隆專

在宰相之賢否主張治道固難責之於泛〻宰相而顧其職
則豈不重歟當此一初之政不可以大官而有所曲恕右相
李溵免相○傳曰卜相○傳曰卜相望已諭於大臣且予為
奉朝賀地靡不用極今番卜相望洪奉朝賀勿為舉論卜相
加卜鄭存謙徐命膺以鄭存謙為右議政○以御筆書鄭徐
二人名封下賓廳〻〻還納御筆而二人加書封入○傳曰
醫官李養善鞫問次拿來囚○禮判卜相代以鄭尚淳為之
二十九日西伯狀聞永柔縣令鄭文達運致石佛傷害民命
擅賣還穀官庫蕩然鄭文達為先罷黜罪狀令攸司勘處事
校理金致顒上疏伏以臣伏見承旨鄭履煥疏則有以見四

百年　列聖朝培養之士氣而君臣之義叙秩之討其不墜於地乎嗚呼壬午之事尚忍言哉彼鳳漢之負犯於此固不止於一事一節而其通天之罪貫地之惡有不可勝記云云此賊根株已成枝孽自生以至昨冬獜漢之所為則真所謂連肚分腸一串貫來論其罪犯殆浮於辛壬之壽輝矣顧今厚誣母子之罪次第彰露天討方行而其所以陰賚凶謀固結於心腹之間潛釀禍机首據於羽翼之列遂使妖豎邪孽千萬跳踉幾覆我宗國者亦豈是別人之主張乎云云臣家世受恩與天無極赴湯蹈火素所蓄積今適身忝論思之列若復顧瞻泯嘿不為　殿下而言則是負國也忘先也當何

以自立於世乎茲敢不避鈇鉞之誅沫血飲泣而陳之惟
殿下淵然遠覽廓然夬斷亟命有司明正鳳漢拾漢等罪狀
以叩國是以安宗社不勝大願且伏惟念先治黨與拾經之
大義也領府事金相福側媚以為性奸毒以為技夤緣推迁
猥躋匪分以其年則白首矣以其位則上台矣復向營求為
哉東西趨附盡是乱逆之徒昼宵思度罔非凶獰之計向者
翔雲事出而其綢繆締結忿恨怨懟之狀昭不可掩矣幸我
聖上俯悉情態而加呵斥聞之者猶不覺縮頸而汗背彼乃
乍伏旋出晏然自在若不知嚴畏之為可畏如非縱恣成習
專無顧憚則患失一念觸處其醜而然也此而不罪將何以

絶乱萌而正國綱乎亦望 殿下並加常憲以勵一世爲云

〻入啓

三十日傳曰嗚呼尚魯之罪可勝誅哉當丁丑十二月二十五日恭嘿閤入侍時 大行大王有所下教則尚魯敢以罔測不道之語仰對於前席尚有臣子一分北面之心萬古天下豈忍發此等言於 兩宮之間乎 先大王化之於馮道壬午復設東宮後教予曰尚魯汝之詧也勒令致仕白予心於天下後世也壬午事雖不敢更提於它日前壬午五年之時釀壬午五年之後兆者即一尚魯而已予拜稽聞命銘諸心肺以除後方欲下教致显以乱逆之子肆呈誣人之疏有

若無故者然若此不已其將混夷夏同淑慝使東土衣冠之
倫盡斁於無君無父之域矣昨夜見政院日記考其日字符
如合節到此之時何待公除之後故奉朝賀金尙魯當追施
逆律以正君臣之大義使亂臣賊子知所懼而追律既有
先朝禁令予何更創爲先追奪官爵○傳曰禁府擧行駭然
堂上一並罷職追奪入諸子有律文與否令禁府知入而稽
緩故有此命○口傳下敎曰君父之讐此時其若玩揭不卽
知委該房承旨李養鼎越俸一等○傳曰戊寅八月初七日
都承旨蔡濟恭牌招入侍○口傳下敎曰若爲輝卧死牖下
其亦無律文乎詳細知入○傳曰丁丑十二月二十五日恭

嘿閤入侍時筵話令於刑判入侍洞諭詳載記注、、雖與
傳教有異亦非私諱者今日記注許令諸臣見之事分付堂
后○刑曹判書蔡濟恭都承旨徐浩修入侍時　上曰卿聞
丁丑十二月二十五日恭嘿閤入侍筵話乎濟恭對曰臣於
丁丑侍罷伊川故未得聞之而戊寅年則臣以知申　入侍
時尚魯每於筵奏附耳密達故非但承旨不得聞之史官亦
不知之矣　上曰予親承　大行朝遺教當洞言之其時
大行朝有患候引見大臣於恭嘿閤投溺缸下教曰予病如
此萬一不諱其於宗社臣民何今日果無衛瑢孫舜孝乎尚
魯佯若垂涕而對曰　殿下何如是過慮乎儲君如此臣亦

先於　殿下而有所料量云伊時筵話如此觀此所對則其心所在萬古逆賊矣其後尚魯連擄首相以　大朝事告于小朝以小朝事告于　大朝互相欺蔽讒搆因極蔑非　兩宮止慈止孝之聖德其將置宗社於何地自丁丑以後釀成壬午其罪狀不可勝記而至於戊寅鐵營歷臨時事關係尤大轄時為如厠歷臨有何所害而終至搆陷　大朝之乱臣賊子何代無之而豈有若尚魯之凶且獰哉且此時　春邸未有失德而渠以首相包藏禍心偷摘搆是所謂不共戴天之讐也　大行王在宥時命余之教良有以也因命浩修書　傳敎云云○玉堂聯名劄子請尚魯亟施孥籍之典○

傳曰余之銘心腐骨者非但一尚曾又有文聖國本事終當洞諭而尚曾既已處分其在王章不可拘於公除前〻御儀文氏私葬安置聖國卧死牖下未施當施之律斬屍之律既有禁令雖不更創而其令王府亟施孥藉之典○副修撰尹東晩上疏伏以云〻亂逆何代無之而豈有若鳳漢撛漢厚謙之類乎歷列三人罪狀云〻此賊之窩窟已成根抵已深必多附麗之徒情跡陰秘如鬼如蜮不可盡知而以來巷所共傳者言之領府事金相福自在卿列目之以洪氏之私人而年前重卜之後諂附厚謙隨事稟令昨冬代聽之初幻出翔雲之疏起亂搜變則其與撛漢厚謙輩締結和應之跡昭

不可掩臣謂金相福爲先施以削黜之典可也前叅判元義
孫曾在南閫非但犯贓之如抬言其䁥附厚謙輩輸南貨罪
浮於趙曮臣謂元義孫依趙曮例安置俾無南民後余之嘆
爲副司直鄭猷煖賊性妖邪行己閃忽婢顔奴膝吮舐厚謙
虛張五千之自儅終受懸貸潛輸累萬之私賂以圖將薦如
此之徒言之亦醜臣謂削其資級竄之遐遠宜矣削職罪人
沈易之爲人陋惡士夫恥列自厚謙幼少之時虬附大畐無
所不爲其冒占灣府貪饕不法固不足論而翔雲懲討何等
大論而自爲諫長乃敢肆然停啓則其黨逆之跡十手難掩
亟施屛裔之典宜矣至若將互之臣雖白晝不敢來往於權

戚之門從古已然而荐棘罪人尹泰淵昏夜出沒於厚謙之家萬目瞿瞿莫不危之及此厚謙逆節綻露之後泰淵黨逆之罪必無所逃施以當律斷不可已也噫彼金鍾正 殿下之眷眄何如而泰淵單移配之日急於顧護反置近地其愛黨匿亾之罪不可罷放而止並施屛裔之典斷不可已也○傳曰副修撰尹東晚來待入侍○尹東晚入侍退出後以待罪臣再疏伏以臣新進昧識性且疎迂猝膺館職新命適值討逆方張之日都(徒)知不可無言而不知言之當否徒知逆之當討(討)而不知事之輕重竊見近密三司之臣論列甚嚴於洪鳳漢罪狀臣亦猝爾陳列頗昧 聖教仅親之議妄效古人討罪

之抗及登前席　天語諄懇譬曉論理感淚自零捫舌不及
逆出禁门短章自列乞賜威罰以爲人臣妄言者之戒云云
入啓　答曰勿待罪。傳曰尹東晩旣已更疏原疏無可論矣
給之○副校理李秉模上疏伏以臣卽伏見傳敎下者讀未
半而心骨俱顫古今天下更安有尙魯之凶逆哉嗚呼凶言
如此逆節如彼而在庭諸臣專昧當時之事顯戮之典不加於
生時追施之律尙稽於死後今日諸臣之罪尙何言哉苟非
殿下特降明命誕敷巡敎使天下後世曉然知亂臣賊子之
逭於極律則義理幾乎晦塞倫常幾乎滅絶思之及此寧不
痛心究厥罪逆決不可追奪而止則固當更請孥戮而追施

之禁旣有　先大王成命則臣雖不敢以此爭執逆家子侄之肆處鞫竅大違法紀伏願　聖上亟賜處法尙曾子侄並令絶島安置以杜亂賊千萬幸甚仍竊伏念我　殿下新服丕基遹追先志雖在哀慕攀擗之中克盡彰癉黜陟之政辟逐逆黨肅淸朝廷環東土數千里愚夫愚婦孰不翹首跂足想望至治也哉是故草野之倫無論不陳芻蕘之說僉受數施其於嚴懲顯討之典屈法伸恩之際　處分明正辭旨惻怛動符天理普浹人情臣於此有以見聖學高明無施而不得其當也第念厚讁之尙貸擬律猶漢之久逭王章大有乖於誅元惡去大憝之義臣於此亦不能無憾於日月之明也

厚誣之逆前後之論備矣臣不必更陳而噫彼獰漢本無知識性又陰鷙因緣曲逕久據三事之列引進非類動爲千人之指謂天地可欺而專事壓殺謂公議可抗而都沒忌憚凡此數事孰非可誅之罪而至於昨冬沮戲聽政之擧而凶情逆節畢露無餘矣噫噫痛矣渠家之地處何如 先王之倚毗何如濁亂之不足而又有此窮凶叵測之奏耶伏想 殿下亦必洞燭而天討不行國法未伸倘 殿下謂可曲恕而然耶抑姑有待而然歟臣固當稍俟公除仰請 處分而今於尙瞢之逆旣揮乾斷則於此兩賊獨可以遲延時月以滋四方之惑哉伏願禔然深思亟加常憲小洩神人之憤噫近日

以來春秋治黨之法固可為[謂]之畧舉而洪良漢之作鄭家瓜
牙趙宗鉉之為賊遺腹心有口皆言無辭可辭則附賊亦賊
也臣謂良漢宗鉉並施荐棘之典斷不可已也嗚呼大喪在
殯國事罔涯正宜君臣上下凝神定慮講究守邦禮尚確守
廟謨以承我 先大王遺大投艱之業而徒以醜類之尚存
章奏日積於公車上而 至尊疲於應接下而朝象趍於波
蕩有若效嚬多欠誠宗乖損國体貽羞縉紳之者亦多於其
間 殿下如或念及於此則不待臣言之畢而有以處之也
近者言事之章毋論巨細皆蒙 批旨洞下是非俾知趍向
獨於金若行之疏尚靳一字之批臣固不知聖意之攸在而

關係甚重恐宜不一向淵默乞降明旨以定國論焉云〻八
啓 答曰尚魯子侄事依施鄭厚謙既諭三司之批洪判府
事〻從當商量處之洪良漢趙宗鉉事過矣今日朝家之波
蕩果如尔言此誠君臣上下共念鎮安之時余當留意金若
行批亦當下教矣○前掌令申昕上疏只請尚魯孥籍云〻
八啓 答曰雖非尔疏既有執法之臣其涉濫矣○户曹判
書具允鈺上書伏以請朝之公議大行厚謙之罪惡昭著凡
厥親知之類俱被司直之論其間自有親疏之不同前後之
各異者而若臣與厚謙本有世誼相識已久且臣侄庠之年
前秋邑專由於見忤兩處而然故不能無畏約之心相見輒

加意待之外面觀之雖謂之親熟可也而臣之禀性本自踈
凋全沒諂媚若其恣行威福一世盛傳者臣亦豈不得聞知而
其裡面論議之秘諱人者不但臣不欲與聞渠亦未嘗問道於臣以
以不知臣者謂臣親厚知臣者謂以其雖有其名而無其宗以誠
宗際語也一二年来愈見其放恣無忌理難得免微示自踈之跡亦
且久矣何幸賴天地生成之澤蒙造化曲遂之恩昨冬伏奉 下教即已
顯絶不與之相通此則 殿下亦已俯悉之矣雖然愚討方嚴罪
悪畢露之後相親之目尤覺驚心豈可以世人之已知 聖明之下燭有
所自恕而不思所以自靖之道乎茲敢披露肝肺冒控衷懇窃附首
宗之義兼効自劾之情云云入啓 荅曰昨冬下教已諒卿心今茲卿章

可謂過矣卿其勿辭○前承旨德師上疏入啓大意洞陳 莊獻世子
受病之源而歸罪於文女且極言壬午事極其妖邪熒惑情節綻露
而又斥鄭履煥不治其本徒提其末云云 上令承宣讀奏至上款文女
事則曰是矣此乃明知者也及至 莊獻世子事滂淚滿面嗚咽而
教曰此則不忍聞之事置之徐當下教矣